

王季羣編
黃永武新編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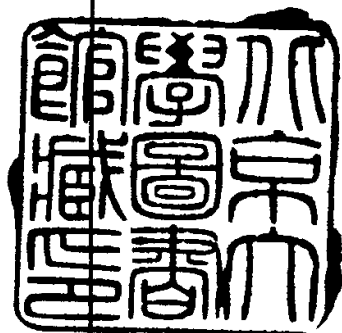
一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王重民 原編
黃永武 新編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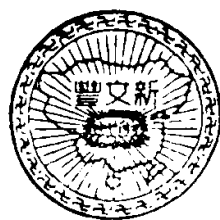
第五冊
史部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第五冊史部目次



史記集解……………	一	伯二五一三號、王莽傳……………	九六
伯二六二七號（管蔡世家、伯夷列傳、燕召公世家）……………	二	漢書注……………	一〇二
漢書刑法志……………	二九	伯二九七三B號、蕭何、曹參、張良傳……………	一〇三
伯三六六九號……………	三一	晉書……………	一〇八
又伯三五五七號……………	四〇	伯三四八一號、何曾傳……………	一〇九
漢書（蔡謨集解）……………	四五	伯三八一三號、載記……………	一一二
斯二〇五三號、匡衡、張禹、孔光等傳……………	四七	晉紀……………	一四六
漢書（顏師古注）……………	八七	伯二五八六號……………	一四八
伯二四八五號、蕭望之傳……………	八八	附敦煌石室佚書影印本……………	一六三
		附晉記摹本……………	一八〇

唐代殘史書……………	一九七
斯二五〇六號……………	一九九
伯二八一〇號……………	二〇一
伯四〇七三號（此號今已併入他號）	
春秋後語……………	二〇二
秦語、孔衍撰、羅振玉藏（即伯二五六九號，見後）	
又伯二七〇二號背面……………	二〇五
又伯五五二三號背面……………	二二〇
附斯七一三號春秋後語秦語下……………	二四六
趙語伯三六一六號……………	二五四
又伯二八七二號趙語……………	二七二
又伯二五八九號魏語……………	二七八
春秋後語（略出本）……………	二九四

伯二五六九號……………	二九六
附摹寫本……………	三三三

卷 二 史 部

史記集解

伯二六二七 敦煌祕籍留真新編影印本

史記集解殘卷，存世家二，列傳一。燕召公世家始“作甘棠之時，”訖昭公卒年。管蔡世家始“蔡侯怒，嫁其弟”，訖卷終。伯夷列傳始“太史公曰，余登箕山”，訖卷終。原卷首管蔡，次伯夷，次燕召公者，蓋書既殘缺，後人隨意接裱故也。淵字缺筆，虎字民字不避，殆爲武德初年寫本。世家每公皆跳行別書，與日本古寫本殷本紀同，形式最爲近古。史文與注文足資校證今本者頗多，詳別著敦煌羣書校記中。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日人水澤利忠作“史記古本考”，載諸橋先生古稀紀念論文集。（1953）

喬衍琯先生作“敦煌卷子本史記殘卷跋”一文，發表於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二期。（民國四十七年六月）

也蔡侯怒嫁其弟

遂虜蔡侯南至楚

射齊以復歸蔡侯

十一年春侯卒子莊侯甲子立

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

於城濮廿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

立廿年秦繆公卒廿三年楚莊王即位廿

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

又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敗夏徵舒十五年
平楚圍鄧：降楚：復釋之廿八年又侯
卒子景侯自立

景侯元年楚莊王卒廿九年景侯為太
子班耳歸於楚而好景侯通焉太子班
歆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靈公二年楚公
子圍然其王夾歆而自立為靈王九年陳司
使曹然其右襄公楚使公子棄疾滅陳
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怒靈侯然其父誘

蔡靈侯于申伏甲飲之醉而誅之刑其

士卒七十人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

使棄疾為蔡公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

然其君靈王伐立為平王王乃求蔡景

侯少子盧立之是為平侯世名曰平侯者靈侯之孫也是年楚

王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欲復立

陳蔡後世名曰平侯者靈侯之孫也平侯九年平

靈侯既之強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

為悼侯：侯：父曰隱：太子：有：靈侯
之太子：平侯立而懿隱太子故平侯卒
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
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

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善裘二獻其一
昭侯而目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弗与子
常讓蒯侯留之楚三年蒯侯知之乃獻
其裘子：常：受乃言歸蒯侯：歸而
之晉請与晉伐楚十三年春与衛靈公會

台陵蔡侯私於周襄王以求長

昭侯曰襄王使蔡在街上

衛使史魚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復為

晉滅沈

此預曰沈而平其時沈已

楚怒攻蔡昭侯使其子

為質於吳以共伐楚冬吳王闔閭遂破

楚入郢蔡惠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

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為其民泣

以謀蔡昭侯懼廿六年孔子如蔡楚昭

王伐蔡昭侯告急於吳為蔡連約違之以

自近易以相救昭王私許不与大夫計吳人

未救蔡因遷蔡于州來廿八年昭侯將朝

於吳大夫恐復遽乃令賊利然昭侯已而

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用是為成

作景

侯已

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逐其君簡

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

產立

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

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

王滅蔡侯齊亡蔡遷杞杞後陳滅廿二年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

武王發其後為周有本紀言

管仲鮒作亂誅死其後

周公旦其後為魯有世家言

蔡仲度其後為蔡有世家言
仲振鐸其後為曹有世家言
邠仲武其後世無所見

霍仲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

康仲封其後為衛有世家言

聃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

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耶仲將
季子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與周以
附之世家言曹仲振鐸世家

曹仲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封其

仲振鐸於曹東也曰國仲振鐸卒子太伯脾

立 太伯卒子仲君平立

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

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

孝伯卒子義伯喜立

義伯廿三年周厲王奔于彘廿年卒弟

幽伯強立

幽伯九年弟穰茲幽伯代立是為戴伯戴

伯元年周宣王己立三歲廿年戴伯卒子

惠伯光立

孫佺曰穰茲及惠伯或名穰
或名穰或穰名穰唯或名穰

惠伯廿五年周幽王為犬戎所逐回東從姁

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為諸侯廿六年惠伯卒

子碩甫立其弟武攻之代立是為終公繆

公三年卒子桓終公生立

孫公曰作
終是音生

桓公廿五年魯隱公立卅五年魯滅其君

隱公卅六年宋華督弑其君傷公及孔父

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以始立

莊公廿三年齊桓公始霸卅一年莊公卒子

釐公薨立子釐公九年卒子昭公以立

昭公六年齊桓公敗狄於長勺至楚台陵九年

昭公卒子共公棄立

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亡過曹君孫

氏欲觀其所

重耳

重耳負羈諫不聽負

羈私善於重耳十七年晉又公重耳立世

一十年晉又公重耳代曹虐共公以歸晉公軍

人口逐入釐負羈之衆族間或說晉又公曰晉

齊桓公會諸侯後異姓今君因曹君城同

姓何以今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廿五年晉

文公卒廿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是年

文公廿三年卒子宣公彊立

宣公十七年卒弟夷公負苦立

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厲成公以歸已復

釋之五年晉欒書誅其君厲公廿三年成

公卒子武公臧立武公廿六年楚公子棄

疾誅其君靈王代立廿七年成公卒子平公

頃立

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
皆大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
以田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公死子宋
歸莊

聲公五年卒公弟通立聲公代立是為隱
公隱公四年聲公弟翬逐隱公代立是為莊
公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事

衆君子立于社宮

實是曰社宮社也辭衆曰社宮中有生皮也

謀欲亡

曹：仲振譯曰之請待公孫彊評之且求之

曹無此人衆夢者諫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

彊爲故也去曹無離曹禍及伯陽即位好

田弋之事六年曹野八公孫彊之好田弋舊

鷹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曰訪故事伯陽大

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

亡去公孫彊威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

而欲之曹遂絕祀

伯邑考其後不知封

武王發其後為周有本紀言

管仲鮒作亂誅死其後

周公旦其後為魯有世家言

蔡仲受其後為燕有世家言

仲振鐸其後為曹有世家言

成王武其後世無所見

霍仲皮其後皆獻公時滅霍

康仲封其後為衛有世家言

冊李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是載者然周武王初

成王少天下既疑賴母同之弟成王冊李之

屬七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與周政附之世

家言

管蔡世家第五

史記

有光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此
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夷之倫詳
矣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父詳不少既見何武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惡是用希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乎余悲夷、齊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辟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辟齊
及卒辟齊讓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辟齊
不肯立而退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
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益往歸焉及至西伯卒
武王載木主弔焉文王東伐封伯夷辟齊扣
馬而諫曰父死不葬_又安可謂孝乎以臣
教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
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齊壯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山在河東蒲坂

山之北可
由之中

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

登彼西山予采其薇矣暴易暴予不知其

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予我安適歸矣

予嗟但予命之蹇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

此觀之惡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若伯夷則齊可謂善人者非積仁累行如

此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焉顏

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廢食而早死
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盜跖曰殺不辜肝人
之內累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
以壽終

皇覽曰盜跖家在河東本陽縣河伯知
虞華陰山陰縣盜跖即柳下惠之弟

是遵何

德哉此其尤大彰較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
專犯忌諱而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
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任非公事不行不
發憤而過禍災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慕焉

一
所謂天道耶非是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各

從其資也故曰富貴而求雖執鞭之士吾為之

耶子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富而求以得
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執轡我亦為之 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孔安國曰所好者吾人之道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佳

彫

何晏曰大寒之歲松柏木皆死然後知松栢小彫傷而歲寒不彫者不死者故道歲寒然後知之有九人處治世不能自強

初子君子同在濁世然後

見君子之正不苟容之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宜

以其重若彼稱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殉財列士殉名夸

者死權衆爲鴻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

從龍風從虎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爲景雲而谷風興也依陽曰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

聖人作萬物觀

馬融曰作也

伯夷齊雖賢得夫

子而益章願習雖爲學附驥之尾而後行

顯巖穴之士遊舍時有若此類而名埋滅而

不稱悲夫間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

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仁甘棠之詩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蓋惠
侯當周厲王奔葵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
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廿一年鄭
宣公初封於鄭廿六年釐侯卒子頤侯立
頤侯廿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敗秦封
始列為諸侯廿四年頤侯卒子哀侯立哀
侯二年卒子郕侯立

鄭侯廿六年卒子繆侯立

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

宣侯立

宣侯十三年卒桓侯立

徐廣曰古史考世所自宣侯以下不記其所以其葬

明桓侯七年卒

世本曰桓侯徙臨易也

莊公立莊

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与宋衛

共伐周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

周王

龜周曰景春秋傳云與子類遊周惠王嘗乃南遊姑姓也世家以爲北遊失之也

羊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廿七年山

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

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出境桓公割燕

所至地予燕使共燕貢天子如成周時職

使燕復脩召公之法廿三年卒襄公立

襄公廿六年晉父公爲戡土之會稱桓公

羊秦師敗於般廿七年秦穆公卒

襄公卒桓公立

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

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

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郕

夫武公十九

漢書刑法志

蔡謨注 伯三六六九

漢書刑法志殘卷，始“及至孝武卽位，外事四夷之功”，訖“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共存七十一行。世字作廿，民字治字缺筆，則當寫於高宗之世。所載諸家注語，不及李奇以後，與小顏注所徵引，亦繁簡不同，以余考之，蓋晉蔡謨漢書集解也。按隋書經籍志著錄漢書一百一十五卷，班固撰，應劭集解；又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錢大昕曰：“漢書序例云，臣瓚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刪其末，凡二十四卷，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依小顏說，知隋志所載，卽臣瓚所集，非出於應劭一人，則應劭下常有等字，傳寫失之也”。茲按顏師古漢書序例云：“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臣瓚又總集諸家音義，凡二十四卷。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又晉書蔡謨傳：“謨總集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依此則知隋志所載百十五卷注本，乃蔡謨所集，非出應劭一人，則應劭下亦應有等字，其義方明。然古人著錄之例，固如是也。說詳拙作隋志釋例中。此殘卷雖無注者主名，因其全出史文，則原帙固當在百卷以上，知非臣瓚注，乃蔡謨書也。持與顏注相校，有溢出於顏注以外者：“奇請他比”，注引“如淳曰，奇讀奇耦，諸不在律文所宜輕重決罪曰奇請。比，比故，欲後人依以決事。”“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注云：“惟刑之放逸也，古文曰恤，恤，憂也，謂當憂刑。”“上罪梏拲而桎”，注云：“音衆，扞其手也。”以上三條，並不見於顏注。亦有較顏注爲簡者：“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句下，卷子本不引蘇林注是也。然則錢大昕謂顏注漢書，依蔡本而稍以他書附益之者，殆未必然也。何也？小顏若依蔡本，不應刊落舊說，

自撰新注。且史傳正文，又頗多異字，若斯差別，未必盡出於傳鈔，蓋所據本不同也。“百姓資耗”，顏本資作貧。“於是招延張湯趙禹之屬”，顏本延作進。“大辟四百九十條”，顏本衍十字。“議者咸怨傷之”，顏本怨作冤。“廷戶路溫舒上疏言曰”，顏本言下無曰字。“斯豈中刑之意哉”，顏本中刑作刑中。“惟在使安萬民而已”，顏本民作姓；唐諱民之字爲人，此改爲姓，殊爲罕觀，蓋顏本固作姓，此尤足證小顏不依蔡本也。

羅振玉印敦煌石室碎金，有漢書匡衡張禹孔光傳一殘卷，蓋爲不列顛博物院藏本，余尙見原卷。然所引舊注，亦較師古爲多，疑與此卷同爲一書。匡衡傳：“因賜上尊酒養牛”，注：“律，一斗稻米，得一斗酒，爲上尊酒”云云，顏注云，解在薛廣德傳。（按薛傳無之，實在平當傳，師古蓋誤記。此無主名，平傳引作如淳說。此亦蔡本顏本不同之一證。）“積十歲，衡封臨淮郡”，碎金本句下有晉灼注。“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碎金本句下有如淳注。張禹傳：“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碎金本句下有文穎注。孔光傳：“徙名數於長安”，碎金本句下有服虔注。以上五條，並不見於顏注本，然則古注以蔡謨爲最備，小顏不依蔡本，故所失採者多矣。

楊守敬有漢書古注輯存，其書不傳。晦明軒稿載其自序云：“翻檢史記注水經注文選注，凡顏氏叙例所載二十三家，各還其人。”蓋有唐初集，師古注未大行，蔡謨集解頗行於世；索隱正義所徵，酈元李善所引，均據蔡謨舊本，故所見古注，能溢出於顏籀以外也。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二日

其是華公丞相劉

醫者子長左之其本大一寸其

其亦當習者習者

目是者者德世能主指以

之執民之考武而德外之四夷之切內威

只之好徵責煩數百姓有耗窮民犯法酷吏

斷若軌不勝其是之述張湯趙禹之屬稱之法令在

見知以眩照臨都生之法級深故之罪

蛇出之誅其後新措巧法轉相比况草創

浸毒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七事代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人書過於凡明典者不能偏明是以郡國承用者或或罪則而論異奸吏緣為市所歟活用傳生議所欲陷則不死以議者成惑傷之宜帝自任明罰知其若此及即尊使廷史將過新上疏言曰秦置十夫其一而存治獄之吏是已轉在過舒上澤惡焉乃下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史職不當使有罪與罪音知日金重而無使有罪者無邪也不當使有罪與罪音知日金重而無使有罪者無邪也父子怨恨誤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縣獄音知日金重而無使有罪者無邪也

法令者所以御衆統弱欲其難犯而易避已今律令煩多而不約目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之之不通斯當中刑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將奏惟在便安萬民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重刑士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代如律曰身強者輕罰不在律文所其輕重定罪曰奇請以定事日以益滋自明習法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之之是而我絕亡辜者豈不辜哉其典中二千石之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駁然易知條奏書不亡乎惟州之恆哉惟刑之教通也古文則恆之憂也言當要刑其審棲之務雅古法朕將

蓋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回時廣宣主
恩逮立明刻為一代之法而造鈎撫微細毛舉數事
以塞詔而已以是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
難數變此唐人不逮經墨治道聖智之所常慮者
也故略舉漢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細滿吞舟之魚石豎其大辟
而有三族者之令一日當三族者皆先斷斬左右
獄官數之舉其首直其骨由於市其罪謫置諸者
又又先斬右故謂之具五刑然越韓信之屬時受此誅
至高祖九年乃除三族罪後言今孝文二年又詔丞相
太尉御史法官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備善人也今犯

主者已論而使無罪之人妻子同產望之反復勝
甚不取其議左丘明相與戮陣平泰言父母妻子
同產望及收而果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道可也
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知其故便文帝復日朕聞之
主正則臣嚴罪當則臣從且夫收良而道之以善者其
也孰不能導夫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善為惡
者也朕亦見其便臣熟計之平數乃日陛下常加大惠
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望甚感德臣等所
不及也臣謹奉詔盡除收律相承望法具後新垣卑
謀為違後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也

而習相遠信矣以孝文之仁平教之知猶有過刑提
威如此甚也而况庸特濶於未流者乎

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聽一曰辭聽二
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八議一曰議一
議故三曰議實四曰議德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
議賢三刺一曰詳刑二曰詳刑三曰詳刑三宥一曰宥一
日不讞二曰過失三日遺忘三赦一曰赦二曰赦三曰赦
三曰赦凡因上罪結奉而枉其書也中罪結奉
下罪結王之間族奉有爵者枉其書也無爵者

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大夫
決有罪者久而不決無罪者
水縣道官獄吏
長以具罪者
移廷尉之

又

刑法志 伯三五五七

敦煌本漢書刑法志，余已著錄三六六九號殘卷七十一行。此殘卷爲同一寫本，自“此刑之所以蕃也”，至卷後題，存者四十五行。兩卷之間有缺損，斷裂之後，今不可復見矣。余前考定爲唐高宗時寫本，茲更考此卷，他面寫大足元年敦煌縣效穀鄉戶籍，以其縫間所注州縣名，獨在戶籍背面，與他戶籍不一律，且漢書卷不用武后新字，可證知戶籍造於後，則謂漢書爲高宗時寫本，尙不誤也。

此志第一段已詳前跋。此段史文，與今本同異亦夥。茲就王氏補注已校出者言之：“不祥莫大焉”，今本焉上有矣字。補注引錢大昭曰：“矣字衍，荀子及漢紀皆無。”“夫征暴誅悖，治之盛也”，今本盛作威。補注先謙曰：“荀子威作盛，形近字誤。”又注語亦有可言者：“是猶以轡羈而御驛馬”，今本羈字衍，驛馬作驛突。卷子本注引如淳曰：“驛突之馬”，史文既與淮南汜論相同，如注又與高誘之說爲近；小顏本因作驛突，遂並如注而改爲“突惡馬也”，誤矣。又如：“菲履赭衣而不純”，卷子本注：“文穎曰，菲，草履。晉灼曰，純，緣也”；今本作：“師古曰，菲，草履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則小顏因古人之說以爲說者也，非見此卷，焉能辨之。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日人山本達郎作“敦煌發現の大足元年籍と漢書刑法志”，載鈴木俊教授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1964)

浸廣此刑之所以著也。今之知法者不失其罪未矣。又曰今之聽者欲求以殺之
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
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罪。名平者多後患。
訟日繁。梟梟者欲盡之。殺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
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充者。
若也。自漢武永平。臣亦新免其華之禍。人有樂生之慮。
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故曰。扶弱朝無威福之臣。已
無豪傑之俠。以率計。斷獄少。於惠成之間。什八可。

謂清美然而未能稱意以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甚除
而刑本不正甚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以為
治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後體衣而不純自
是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耶豈獨是而
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
教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非至重而刑至輕已無所
累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皆以禁暴惡且懲其本也
殺人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
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以漢曰以有象刑是言者凡爵刑
職賞貴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
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

大焉夫征暴誅悍治之武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
王之所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
之謂也書所謂象刑殛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
非履韠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曰俗說而論之曰暴
克罰之後自以德惠而制內刑湯武順而行者以俗薄
於唐虞者也今漢承秦周暴秦極弊之風俗已薄於三
代而行克殛之刑是猶以鞭撻而御駢馬如漢書魏都賦
車馬曰駢駢之馬
連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臣也今去旡鉗一節
轉而入於大辟死因臣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
重之所起也至于穿窬之盜怨傷人男女淫泆夫為奸
賊若此之惡旡鉗之罰又不足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

臣既不累次曾不取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教道
為民事教者能任奉法者不治孔名傷制不可勝條
是以綱整而事不塞刑蕃而臣俞甥必世而未仁百身
百而不勝殘誠以礼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愚而以清
原正本之議刪之律令卷二百章漢書人應大辟其
法刑於古當生今編更者如疑可著行內刑及傷人
受賊枉法男女淫亂皆傷古刑為三千章誣
見天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
不專教法無二門輕重當罪已命得全合刑罰之中
殺人之和古尚曰順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難
刑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曰宜已宜人受祿于天

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為政里而於臣者功成事
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刑法志第三

漢書

蕭望之傳 蔡謨注 斯二〇五三

巴黎所藏漢書刑法志及敦煌石室碎金所印匡衡張禹孔光等列傳，余既證明其注爲蔡謨集解，在英倫又獲見蕭望之傳，寫本雖不同，然同爲蔡氏注本則一也。

此卷開端殘缺，始“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至卷後題，凡二百八十六行。卷內四丙字，三諱一不諱，民字全不諱，則高祖時寫本也。顏籀叙例痛詆蔡氏，謂“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多”，今按顏氏所甄釋，固有“匡正睽遠，激揚鬱滯”之功，而統此三卷以證之，其於謨書，固多所因襲，安見“蔡氏纂集，尤爲抵牾”者也。蓋蔡氏集註本在當時最爲流行，籀因激發而出是言耳。茲以此卷觀之，顏氏每乾沒舊義，掠爲己說。如“故金布令甲曰”，卷子本有注云：“廷相廷尉板詔令也，金布其篇名”，師古注演爲：“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名篇”。又“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邵乃留乎”，卷子本注云：“文選曰：當如周邵日仄不暇食，不當如管晏而休也。如淳曰：休，止；留，亦止”，師古注演爲“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爲欲恢廓其道，日仄不食，追周召之蹟，然後已乎？”其掠美及於乃叔，正同於此。

魏晉六朝時代，頗重音讀。其作音之法，每點識四聲，以示字義，余已發其凡於跋文選殘卷中，今亦可於此卷覘之。顏氏叙例云：“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衆所共曉，無煩翰墨。”此卷中於衆所共曉者，亦識四聲，則由朱墨較翻音爲便易。其難識及借音者，亦同此法。如“鄉善稱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卷子本則鄉點中央，弟點左上角。蘇林曰：“弟，順也”，是卷子本與師古注，並依蘇義作音也。若斯之類，不勝枚舉。叙例又云：“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

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是籍於漢書本文，什攷覈衆本，改從古作，如有難識，再加音讀，故史文與蔡本多異。卷子本：“導民不可不慎也”，顏本導作道，師古曰：“道讀作導”。“雖有周邵之佐”，顏本邵作召，師古曰：“召讀曰邵”。“永惟邊境之不贍”，顏本境作竟，師古曰：“竟讀曰境”。“望之仰天歎曰”，顏本仰作印，師古曰：“印讀曰仰”。卷子本蓋卽顏氏詆爲“彌更淺俗”之本也。顏本“歸其真正”，又“從而釋之”，今持兩本對閱，師古未免多事矣。

蔡顏兩本，史文既不同，茲更依此卷，略舉蔡本之善者。“成康之道，其庶幾矣”，顏本矣作乎。宋祁曰：“乎一作矣”。“願令諸有罪非盜受昧”，顏本昧作財，宋祁曰：“浙本改財作昧”。“有仁義欲利之心”，顏本仁作好，王先謙曰：“作仁者誤”。“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顏本衍雖字，則與下句“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不對，此條王念孫已校出。“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軍興擊之”，顏本“軍興”作“興兵”，師古曰：“軍興之法也”，則顏本似原亦作“軍興”。宋祁曰：“浙本無興字”，劉攽曰：“常云以軍興兵擊之”。“前主在烏孫四十餘年”，顏本“前主”作“前少主”。“上曰今出令視事，恭顯因史高”，顏本“今出令”作“令出”，“史高”作“使高”，宋祁曰：“令出視事，疑作今出視事，一本作乃使視事。又恭顯因使高，疑作恭顯乃因史高”。以上外異，宋人尙得據善本以辨之，余今乃得見敦煌本，較宋人所據本爲尤古，故所舉例，亦較宋人爲更確而有徵也。一九

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臣與衆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勅諭
政亡有關遺若此不急成康之道其庶幾
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微入守不
宣帝察聖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軍
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聖之從
少府出爲左遷忽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
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

治民以孝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曰淺故復
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
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屯之京兆尹張敞
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
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棄無餘
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虞
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賑之願令諸
有臯非盜受賕斂人及犯法不得紋者得

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蓋致穀以豫備
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季孫
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
教化之所助雖免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
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禁在
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
勝其欲利也故堯禁之亦在於義利而已
導民不可不順也今欲令民重粟以贖罪

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
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因親聞出財
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
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
人以喪如此伯義之行壞公綽名滅政教
壹傾雖有周邵之佐怨不能復古者藏於
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
戶賦口餼以贍其困之古之通義百姓莫
以爲非以死救生怨未可也陛下布德施
教：化既成竟棄之以加也今議開利路
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優下
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曰少
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
四夷兵行世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

給今羌虜一燭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
令臯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
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
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舉
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
除今聞此令贖其便甚明何化之所亂南
刑之罰小過致薄罪贖有金選之品

選音劇
金錄兩也

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敵備早衣廿餘年
如淳曰雖有五時
非至朝皆著皂衣常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

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饉
之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不大困乎不
早慮所以賑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怨後
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敵幸
得備列卿以輔而府為賊不敢不盡愚望

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
法為無窮規永惟邊境之不賸故金布令

甲曰

丞相廷尉詔令
也金布其篇目

邊郡數被兵離飢寒死

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供給其費固為

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嘗使死罪

一人入五十萬錢減罪一等豪強吏民請

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

群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
不能禁明詔遺繡衣使者以軍興擊之誅
者過半然後棄心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
敗也故曰不便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
以此為羌虜且破轉輸略是耗貲遂不施
敵議望之為左丞明年京師稱之遽大
鴻臚先是烏孫昆侖諸國長頭

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

復尚少主

蘇林曰
宋宣王

結誓內附時主匈奴詔下

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

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

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

歸靡死其兄子狂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

書願尚少主數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

曰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

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
見前主在烏孫卅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
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
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中國之大福
也少主不心繇後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
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而立以元
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予結婚三年代

而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
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回其壞亂舉兵滅
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
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大僕戴長樂
問望之計榮望之對曰春秋晉士丐帥師
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
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

單于慕化鄉善稱弟

陸林曰
弟順也

遣使請求和親

17

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焉
賊臣所發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
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怨勞而無功宜
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聞
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
必稱臣服從此德之威也上從其議後竟
遣兵護輔呼韓耶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

農中丞耿壽昌奏說常平倉上善之望之
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
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心二千石多材下
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不明今首
歲日月少光欲在臣等上以望之意雖丞
相乃下詔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
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免野蠻
對天子縣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繁延壽奏

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之：再拜已

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曰故下手

蘇林曰秋地而言也

而謂御史曰良社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

御史大夫解問病朝奏事會逢中老居丞

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相令丞相數病望

之不問病會逢中與丞相餉社時議事不

合意望之曰侯羊寧能父我耶

服虔曰寧能與父同年也

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

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馬

妻先引

文顯曰先引謂導車前也

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

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所居九卿之

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脩職悔不遵議

受所監減二百五十以上請迅鞠禁治上

於是榮望之曰有司案君請使者飛過丞

相亡社稷聲下聞踞傲不遜亡以輔政帥
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
于理使光祿勳惲榮詔左遷君為太子太
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使道之官君其秉
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惜靡有後言望
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
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為
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治諸祗祿

設皇太子初匈奴乎韓彭單于來朝詔公
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
王之制施德行祀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
夏而後夷狄詩士率祀不越遠視既發相
至列：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克塞天地光
被四表匈奴單于嚮風慕化奉珍朝賀自
古未之有也其祀儀宜如諸侯王儀次應
下望之唯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獻國

宜特以不世之軌位在諸侯王上外夷
自稱蕃中國策而不臣此則所虞之難
厚之福也書曰我秋蒞服言其來服荒忽
亡常如使匈奴後制事有爲寔說秋關於
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靈輅福祚流于
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
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能不及以政今匈奴
奴單于稱北蕃朝正稱服之不遠德不能

私覆其以客社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
止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
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
傅贊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
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
太子嚴尊姬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

傳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
望之選白宗室明性達學散騎諫大夫劉
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
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遂改
上甚驚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
律而中書官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
典樞機明習文法之與車騎將軍高鴻表

東論議常獨特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願又

時傾仄見社

文顯曰恭願
心不自安也

望之以為中書政

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連故用

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

欲更置士人餘是大興高恭願廷上初即

位議議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家

正望之堪數處名儒茂材以備諫議官

誓鄭明陰欲附望之上出言車騎將軍高

遣客為蘇利郡國反言評史子弟罪過章
視國堪：白令勿待詔金馬門勿奏記望
之曰將軍體同邵之德秉公俸之實有卡
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新衡之位歸至
將軍誠士之高致也塞穴繁庶莫不惟喜
咸曰將軍其人矣今將軍規撫士若管晏
而休遂行曰反至國邵乃曰乎

大略曰言知用
邵由則不難矣

不當如管晏而休也 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師
如淳曰休以面二心

延陵之舉

應劭曰走傳也張晏曰晏公子札食邑延陵
得吳王行棄國而耕於軍澤望之君但如管

晏則不愛漢朝將存延 循農圃之時言雖種黍
後之凱隱耕軍之中耳

族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然度行

積思塞耶枉之險任宣中庸之常政興周

邵之遺業躬親曰灰之無聽則下走其庶

幾顛竭區區座屬鉶鉶奉萬分之一望之

見納勿接待之以意勿數稱述望之短車
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勿行傾耶望之絕
不與通勿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
白官為黃門郎勿楚士怨恨

張晏曰勿會賢人
會言并為吳復也

楚義林曰
楚人脆急

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

周堪劉更生教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
是侍中許章白見勿：出楊言曰我見言

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
言狀賢之聞之以問和恭石顯：恭延望
之聞之自訟下於他吏即挾他及待詔華
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蟠等待詔以行牙
議不進欲入堪：等：不納故與勿相結
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
蹀退許史狀像望之出沐曰今勿龍止走

事下和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者
淫欲以匡政國家非為耶也恭顯奏望之
堪更生勿黨相稱舉數語訴大臣廢離親
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
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
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
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

顯皆叩頭謝上曰今出令視事恭願曰史
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
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曰史免於是
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乙
他罪過今事久遠誠忘難明其故望之罪
收前將軍光祿勳巾綬及冠更生皆免
庶人而勿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
朕八年導以經術樂功茂焉其賜望之費
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拜望坐次
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散
騎中郎級上書訟望之前事：下有司復
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譖訴者而教子上
書稱引亡章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追捕

和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
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
朝章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悞過
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罪於上自以
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願詎望之於牢獄塞
其快之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
太傅素對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

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
顯等封以付謁者勅令召望之手付回令
太常急發就金吾車驛馳圍其弟使者至
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以之以為非
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者好節
士勸望之自殺於是望之仰天嘆曰吾嘗
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
活不二鄙乎字謂雲曰將趣和藥來無久

116

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枕手曰
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歟吾賢傳是時
太官方上畫食上乃却食為之涕泣哀恤
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義不詳皆免廷
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徙其
爵邑有詔加恩長子叙嗣為關內侯天子
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望之
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有四人

青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青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為茂陵令會課青第六而漆令郭霈殿見責問青為之請扶風趙主君課第六裁自脫仰服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

青茂陵令詣後曹

如淳曰曹青次曹皆後曹也

官中職事

對青任出曹書佐隨掌青案候方曰蕭

青桂陵男子何詣曾也遂起出關詣霍
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青通狀風
官屬報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無大將
軍柏免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應與州青
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
鴻臚以郭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吏不伏
車青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

後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
多盜賊拜青為南郡太守上以青書舊名
臣乃以三公使車載青入殿中受策使中
奉使之南曰南郡盜賊羣聚為害嚴甚憂
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
於為民除害安民而已已拘於小吏知
賜黃金廿斤青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
家反為光祿大夫後拜青以青於南郡

人微猛尚居官數免歸還少與陳成
博為友著聞當世注者有王陽貢公
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為連
也始青與陳成俱以公卿子顯名成累遷
進年十八為郎官廿餘御史中丞時朱博
尚為柱陵亭長為成青所舉入為郎氏
後遂並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

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
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吏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
泗水內史張敖和農何東太守所居有宅
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
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屯
由字子鳩為丞相西曹掾將軍楊遵
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定陶令遷太尉

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為京
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自頃之
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主授尉京
朝左執事以江復為
增被至陳而太守元
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復賓
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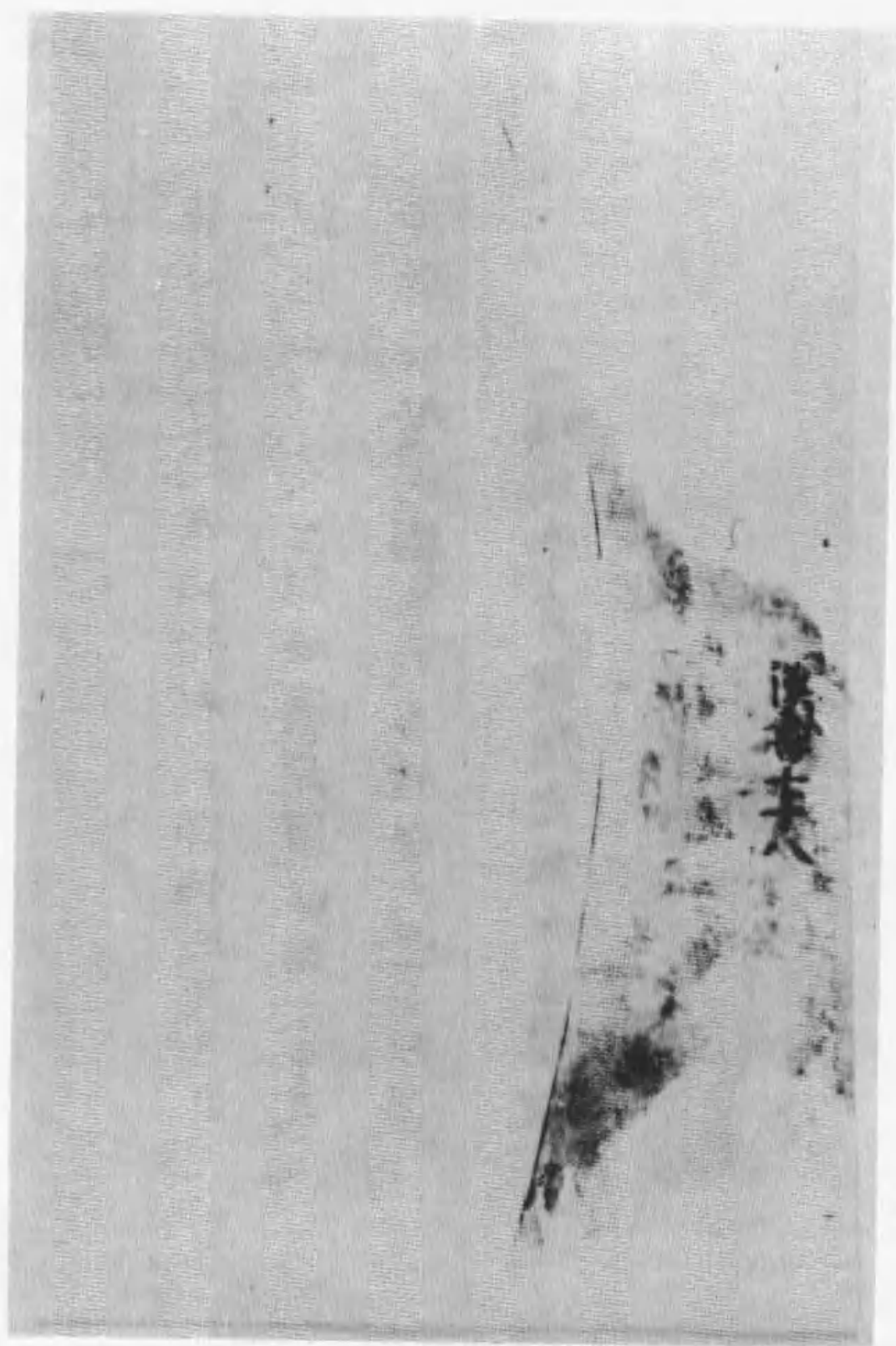
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應位將相節節傳之思可矣

親近亡聞及至謀泄陳開說耶捕之斗焉

使屠官堅所圖哀哉不然望之堂中而

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難得



漢書

蕭望之傳 顏師古注 伯二四八五

漢書蕭望之傳，顏師古注本，起“今事久遠誠恐難明”句，訖望之子育附傳“官屬掾史數百人”句，存者五十七行。書法極工，驗其筆跡，蓋與二五一三號卷子王莽傳同爲一書。王莽傳已有羅振玉影印本；此卷與今本雖無異同，然既屬同書，當並付影印也。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

明 其收望之罪狀
前將軍亮祿勳印綬及塔史生皆免
為庶人而明為貴門郎後數月制詔
御史國之將與尋師而重傳故前將
軍望之傳朕八年道弘經術厥功茂
焉 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
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

師古曰倚音倚倚音

會

望之子散騎中郎攸上書訟望之前

事

師古曰攸音攸

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

望明白無譖新者

師古曰望之曰有司非人聽語也

而教子上書稱列亡章之詩失大臣

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

素高節不詆辱建白望之

師古曰建白

日之於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

專權擅朝章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

政事

師古曰與
適曰與

不悔過服罪保懷德望

敬子上書歸非在上

師古曰言歸自
是於天子也

託師傳懷終不坐

師古曰言持為恩
謂終不坐懷也

也非怕法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心

則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心

師古曰言持為恩
謂終不坐懷也

則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心

則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心

可其奏願等財以什諸有初今召望
之才付田今大常志衆親金吾車騎
親國其常使若重召望之之試田
教其夫人以之以為其夫子意望之
以問門下主未望之者好勤主勤望
之日載於廷望之印大策曰
各當備極將相事焉太子其危人等
故向主主始不而鄰子受謂言曰

其爵已有諸如墨子侯列侯關內
侯侯子是令望之不二年歲時遣使
若神爵望之家給先帝出還之八
至大官者有咸由青字次昭少以
侯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
免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青名
子著封館陶侯初青

劉叔射 中石山時分夜
 沈既後 今於課青第去
 印法 今郎前歐見我則
 上已 今郎前歐見我則
 六歲 今郎前歐見我則
 子 今郎前歐見我則
 我後 今郎前歐見我則

伯二四八五號
漢書
九五

漢書

王莽傳 顏師古注 伯二五一三

鳴沙石室古籍殘影印本(第四冊)

唐寫本漢書王莽傳殘卷，存三十八行，起“馳白更始”，而訖於“餘分閭位”。卷中“世”“民”二字缺筆，蓋書于太宗時也。以校今本，有可據以勘正者，如“城中無行人”，今本作“城中無人行”，“王莽始起外戚枝葉”，今本脫“枝葉”二字。又“乘四父世業之權”，今本“世業”作“歷世”，“亦有天時”，今本奪“有”字，“是以四海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今本作“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皆以此爲得。僅三十餘行耳，而所得已如此，甚矣古寫本之足貴也。一九一七年仲冬 羅振玉：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卷下，十八頁。

臣既徵相食此者數十萬石安為屈城
中無行人常備備候自是出惟前臺
在後元六月亡報即征然後亦願移觀
後至天下又安之也
晉曰王莽始起小或更業新節力以
其名與宗族相孝師友聲仁及自居位
而後後之除勤勞國家直有而行之
自以是為行清在宋必謂在國之國也

取仁而行違者邪

仲子曰謂諸侯此子也

言之也而所則違之則當比同故能仁

芥既不仁

而有使邪之材又非四入世素之權道

中微國統三純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

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

師古曰推

是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

竊位兩而害非所懷則覆亡之勢險於

隸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

志雖奮其威註

即古威註音子

滔天虐臣窮

山極暴

即古曰暴傍也

毒仇諸夏亂逆壘路猶

未之逞其欲焉是以海內翕然喪其體

主之心

即古曰滔主暴也

中外憤怨遠近皆

發城池不守三體不裂遂入八城

為虛

即古曰虛音日

丘壘發狂言偏生以卒

及朽骨則古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

人考其禍

詩書

以立

極

義

一

六

書

古曰六經之

同

則

其

義

俱

炁

龍

絕

氣

非

命

之

外

日

非

紫

色

繩

腎

自

如

狀

曰

言

不

得

也

繩

腎

餘

不

聞

位

也

繩

腎

餘

不

聞

位

也

繩

腎

餘

不

聞

位

漢書注

伯二九七三

漢書注殘卷，存者五十九行，起蕭何傳：“天子不取，反受其咎”，訖張良傳：“出一編書”。良傳前無書題，以今本考之，當爲卷第三十九及卷第四十。史文間有節略，註語亦寥寥無幾，所引如淳文穎之說，亦較少於顏師古注本。然亦有在顏注所引以外者，如曹參傳：“至朝時，帝讓參曰，與宦胡治乎？”卷子本有：“如淳曰，猶言曰，宦爲治乎？”又註語之不著主名者，或不見於今本舊注，或竟與顏注相合。如曹參傳：“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注云：“參及蕭何並爲吏之豪長也。”又“參以中涓從”，注云：“言其在中主潔清淨掃洒以事，蓋職近左右。”張良傳：“以五世相韓故”，注云：“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並與師古注相合。然統與今本顏注相校，則不及十一，故疑非顏注。按漢書郊祀志上：“周始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當復合”，師古注：自，“周平王封襄公”云云，詞句正與史記封禪書索隱所引大顏之說同。舊謂師古注漢書，掠大顏之說以爲己注，據索隱所引，尙能得其一二。余茲更欲進而獻疑，此殘卷既非小顏注，殆爲大顏注歟？一九三七年九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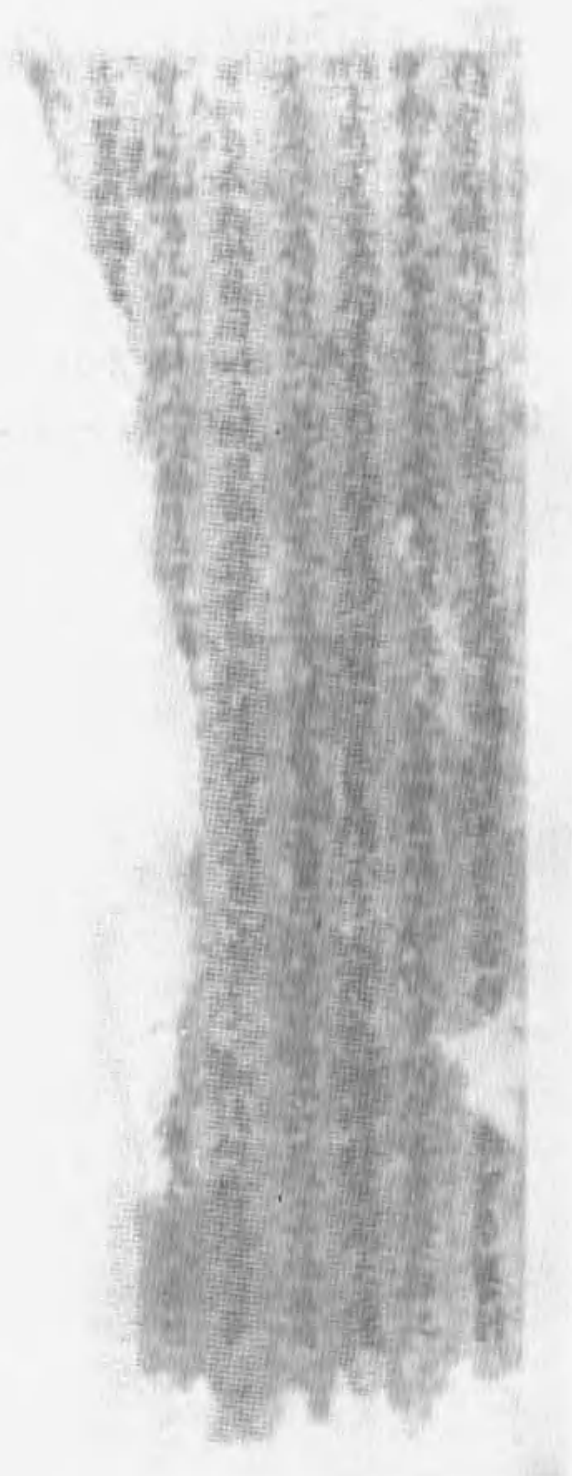
偶檢蕭穆敬孚類稿卷五，有跋顏師古漢書注一文，於司馬貞史記索隱中，輯得大顏說十一條，照以小顏注皆合，僅行文有詳略耳。蓋初唐時二顏注並行，獨司馬貞兼採大顏以注史記，遺文賴以不墜。茲閱蕭氏所輯，余將更進一步疑此殘卷爲大顏注本矣。十一月

五日

一、凡我同胞，如有不法之徒，
 二、凡我同胞，如有不法之徒，
 三、凡我同胞，如有不法之徒，
 四、凡我同胞，如有不法之徒，
 五、凡我同胞，如有不法之徒，
 六、凡我同胞，如有不法之徒，
 七、凡我同胞，如有不法之徒，
 八、凡我同胞，如有不法之徒，
 九、凡我同胞，如有不法之徒，
 十、凡我同胞，如有不法之徒，

伯二九七三B號 漢書注

伯二九七三B號 漢書注



晉書

何曾傳 伯三四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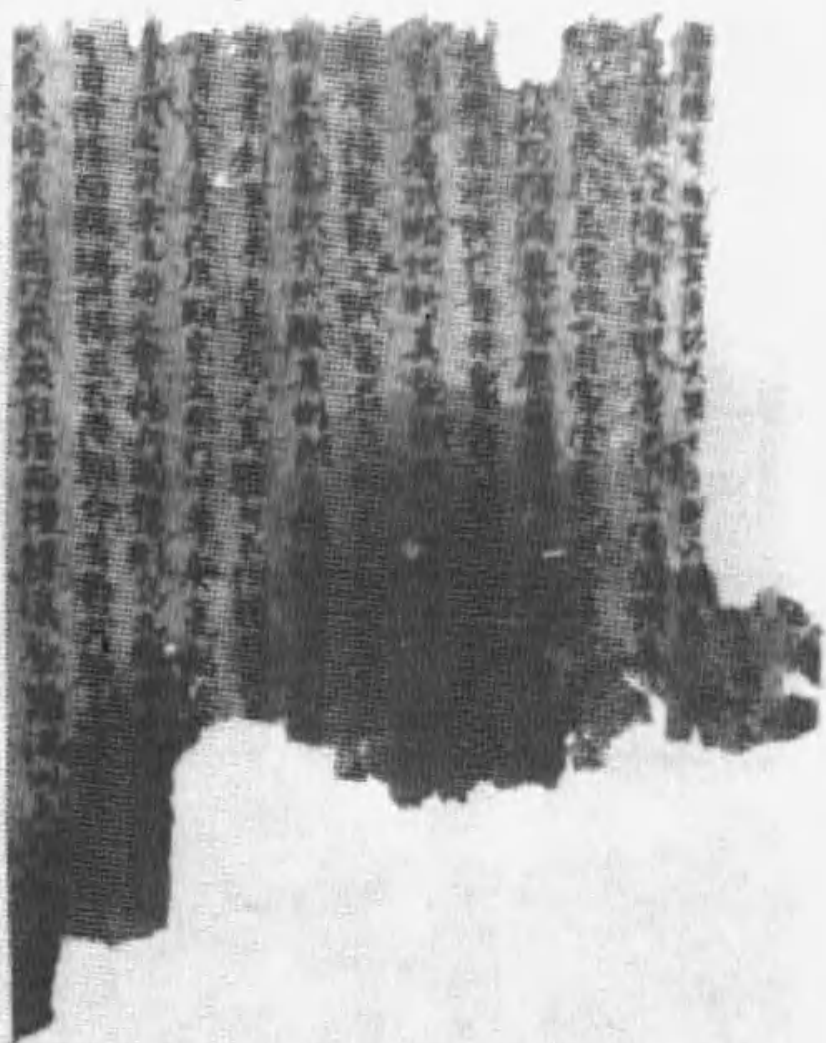
晉書何曾傳二十二行，書法古拙，裝潢甚都，卷中世字不缺筆，故疑或非今本晉書。曾傳在今本爲卷第三十三，持以相校，字句亦不盡相同。“妻年老，相見皆正衣冠”，今本作：“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高山仰止，景行之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之道也”，今本作“景行行止”，則“令德”二字應屬下爲句，又中下羨一正字。“猶曰無舉箸處”，今本舉作下。“劉毅等數奏曾侈汰無度”，今本奏上有劾字。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

[illegible]

晉書

載記 伯三八一三

此殘卷存載記第十一卷尾二十四行，第十二苻洪苻生等傳百十二行，第十三苻堅傳上百二十行。較今本文字刪節十二三，然驗其刪節之處，可知的是太宗御定之本，非別家晉書也。至於文字異同，則多較今本爲勝，茲校卷第十二以示例。苻洪傳：“遵乃去洪都督號”，今本都督下衍號字。“子健收而斬之”，今本子健上羨一世字；按健爲洪第三子，非世子也。苻健傳：“初母姜氏，夢大熊而孕之”，今本姜作羌，熊作熊。“又敗張先於陰盤”，今本盤作槃、周家祿校勘記云：“地理志作陰般，紀傳多作陰盤，又作陰磐，陰槃。輾轉相歧，宜從一律”。“健息蠲百姓租稅”，今本息誤作自。苻生傳：“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今本誤作十三年。按穆帝紀稱健死在十一年六月，若依次年改元之例，則正在十二年。“車騎尙書令梁楊”，今本楊作榜。“含山嶽之志”，今本志作過。“雖小小異目可堪用”，今本誤作：“不具自可堪用”，則與下文“生以爲譏其目”，爲不相應矣。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一日



Yale University
Beijing Branch 0113

[illegible]

[illegible]

伯三三八一三號 晉書

伯三三八一三號 晉書

伯三八一三號 晉書

[illegible]

[illegible]

明弘治二年 惟虎王

符地

卷之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使月高有政外便為佳焉佑命尤愛得之至極其意誠憤以之乃帝性喜之及嘉德中

實非空明之文。而後有。陸。馬。郭。潘。四。子。之。出。而。建。立。

此種新樣應推爲宜其後輩亦極稱其妙此種之新時此是吾人西土之新樣

卷之三 有聲文 悟學 年六歲石父王珣之張氏生

注郭家子水貴其母曰人者能濟世則其門戶興其德乃名物

人之王威陽賢老過雖有可貴而當此平心無私故能紀其

萬平縣既有知之者，是使行路員之難事也。

此乃知使及處之天下事與人共知之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llegible]

(The following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largely illegible due to severe fading or damage to the original document.)

[illegible]

[illegible]

伯三三八一三號 晉書

伯三三八一三號 晉書

[illegible]

伯三八一三號 晉書

伯三八一三號 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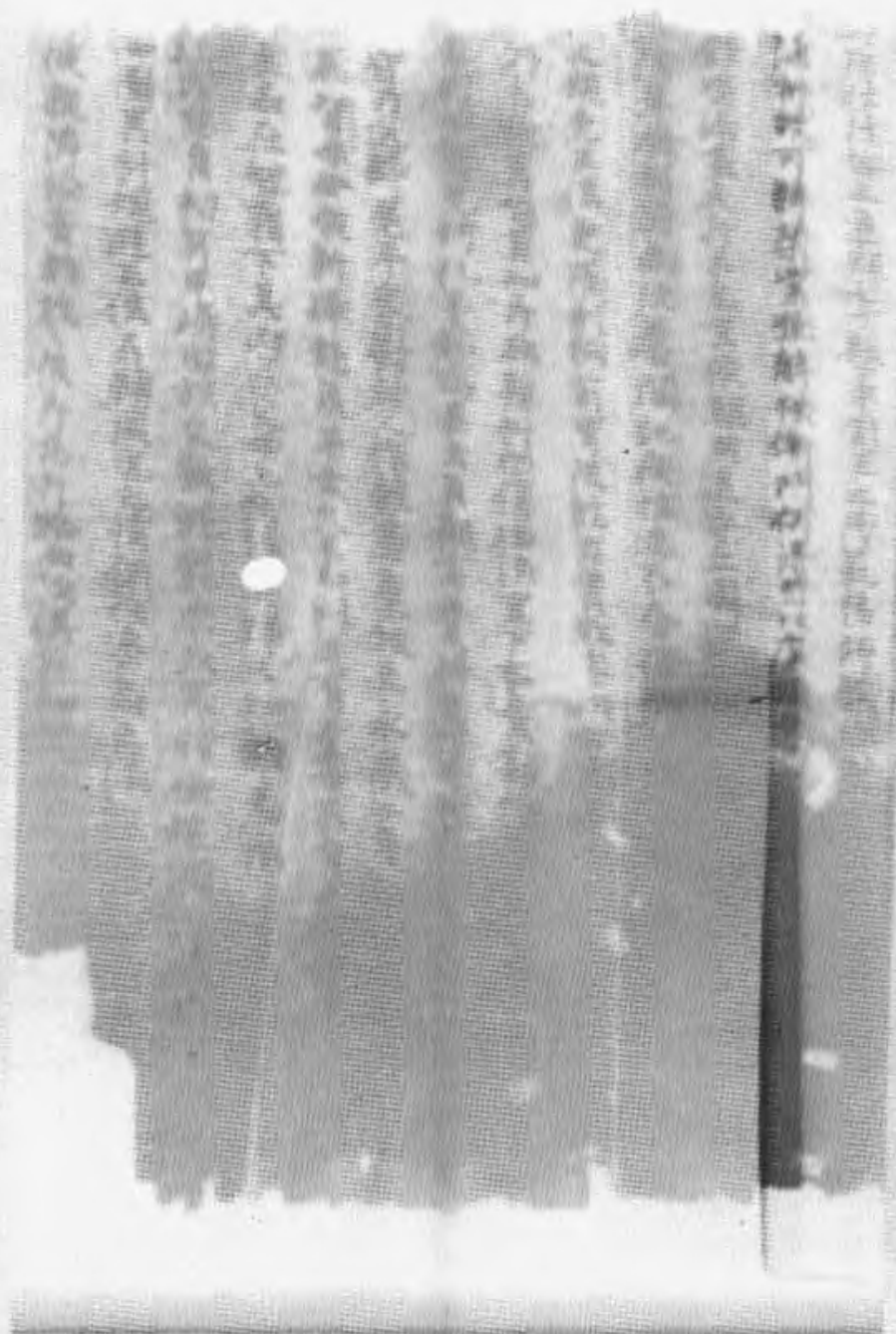
此書乃明倫彙編家範典中之一也其書之體裁
 與前代家範不同前代家範多係家範之類此
 書則以家範爲主而兼及於家範之外如家範
 之類則有父子兄弟夫婦之類此書則有父子
 兄弟夫婦之類而兼及於家範之外如家範之
 類則有父子兄弟夫婦之類此書則有父子兄

清江先生詩集卷之四
五言古詩
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其九
其十

[illegible]

伯三八一三號 晉書

一四四



伯三八一三號 晉書

... with th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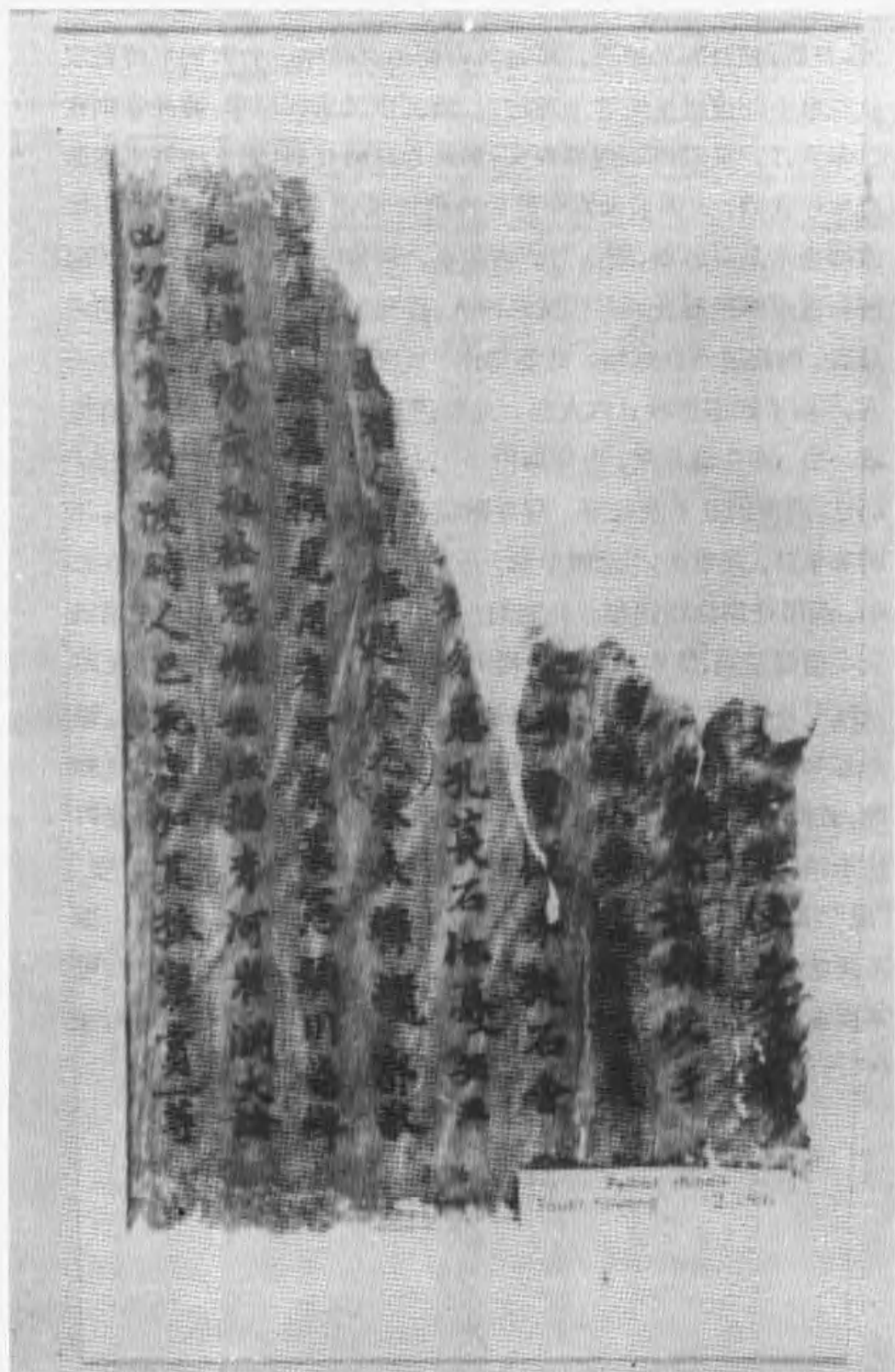
一四五

晉紀(?)

伯二五八六 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第二冊)

此卷前後殘損，無書題。記晉元帝太興二年事，其存者始於二月，訖於六月，計百五十一行，約二千八百言。考隋唐經籍藝文志，有晉一代別史至多，此卷體裁，編年繫月，乃晉陽秋晉紀之類。此類作者亦多至十餘家，不知果出誰氏？觀此卷僅存五閱月中事實，已將三千言，其卷帙必宏大。即元帝一朝，殆亦將二三十倍於是卷。晉書鄧粲傳，載粲著元明紀十卷，此或粲書耶？此卷雖僅百餘行，然以較晉書，多可補正。晉書元帝紀記石勒僭位，在太興二年十一月戊寅，此卷則在正月。元帝紀記二月周撫之誅，四月陳川之叛，與此同；而此卷所記，較紀爲詳。五月王敦表辭荊州牧，晉書敦傳亦載表文，惟詳略與此頗異，此卷表後有元帝答詔，則傳所不載，第云“帝優詔不許”而已。元帝紀五月“平北將軍祖逖及石勒將石季龍戰於浚儀，王師敗績，”祖逖傳則云：“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紀傳所述，卽是一事，而勝敗相反。考之此卷，記：“平西將軍（元帝紀作平北將軍，祖逖傳：“劉琨與親故書，盛稱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軍，”又作鎮西，均平西之譌。紀譌“西”爲“北”，傳譌“平”爲“鎮”也。）伐陳川，聞石虎等濟河，將救之，狄（卽“逖”之省寫）入左伏肅，先馳，狄設伏謝（殆射之譌）而殺之，虎乃退，遂掠豫州諸郡，徙川襄國，留桃豹屯於川臺，”與祖逖傳正同。知元帝紀言王師敗績者，誤也。段匹磾領幽州，以疑害劉琨；晉人離散，往依鄧續於厭次，事見鄧傳，而元帝紀於太興四年記：“石勒攻厭次，陷之，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沒於勒，”而以前並不記鄧奔厭次事，鄧傳亦不著奔厭次之歲月，此卷則於六月記：“段匹磾既爲末波所敗，殺太尉琨，石勒遣孔蔑侵略范陽諸郡，鄧部離

散，且飢，是月奔於厭次，”可補晉書紀傳之疏略。晉書劉琨傳載琨故從事中郎盧謏崔悅等上表理琨，繫其事於太興三年，據此卷則在二年六月。又琨傳載謏等表文，與此卷詳略互異，表文中將軍姬澹琨傳作箕澹，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四載晉劉琨嘗遣將軍姬澹帥衆十萬討石勒，則作“箕”者非也。琨傳“子姪四人俱被害，”而所錄盧謏等理琨表，則言“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史臣作傳，既明載是表，而記述乃自牴牾。此卷則作“害琨父息四人，兄息從兄息三人，”則子姪遇害者止六人矣。此卷盧謏崔悅理琨表之前，尙有溫嶠一表，亦全錄其文，琨傳則但云：“太子中庶子溫嶠亦上疏理之”而已，嶠傳則並不及此事。琨之贈諡，傳繫於盧謏等理琨之後，不明著年月，此卷云：“至四年秋，乃下幽州刺史弔祭，”知理琨在二年，而弔祭則尙在四年。此卷記：“六月己卯加太常賀循爲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侍中劉隗爲丹楊尹，”元帝紀“己卯”作“己亥，”又不及隗尹丹楊事。劉隗傳：“太興初兼侍中，尋代薛兼爲丹陽尹”，據此卷知在二年六月也。此卷僅二千餘言耳，而以校晉書，所得已如此，若得全卷，其所刊正更將何如？令我夢想不能自已矣！又此卷書法至精，其中別構之字，與六朝碑版同，而隋唐諸帝諱，若“忠”“堅”“虎”“昞”“淵”“世”“民”等字皆不諱，爲隋唐以前寫本無疑。雖不能確指爲何代，然今日得見六朝精寫本，文字之福，遠過前哲，可不與藝林共寶永之乎？一九一三年五月 羅振玉：雙堂校刊事書故錄卷下，十八—二十頁。



討吳鼎之以祖述徽兵討村保川使事顯將
 兵勇之逃遁之厚難既滅以其名馬遺之顯
 顯德執獲義之基川怒基頭乃馨其文書
 餘人亦于秋川使魏顯即衆掠豫州諸鄉
 我遣浙孫徽奔河之川大懼以凌儀數月
 之賊也論功則顯第一徐竟曰以會稽縣是
 月自轉竟州刺史徵顯竟去五月以徵顯荆

州牧傳中欲受封史而已朕中體靜極之位而
朕勵華焉以琉波當世固少承其終不以爵位
為信市永味真中服成者繼轉以簡鈞為首

中華書局影印
晉紀
卷之八
陳頌江州刺史
陳頌字大將
之公德為世表
陳頌與我故特
加授以榮國典
他陳冲讓道送
龍輝又辟牧子
親觀之日
陳頌依此昔行
不歸何衡之學
呂隆不讓
大卿之臣方類
和故漢周無大
意得國數以
建柱今今動謂
者陳射堂如前
計龍頌
為平西將軍代
陳頌開石屏等
清河行教
之教人在秋肅
先秋教伏圖而
整之序乃
延建陳頌則請
郡從用蘇國
楊勳志

子川實是月徐州及揚州以西諸縣六
郡之石者所治並申中郎持名討焉其而
時軍如故進思碑既為水漲溺敗然太
尉張左衛遣孔蓋護船危陽諸將碑部
與趙德舉且獻是月李才獻以羅城上書
計劉涓紅日故太尉自賊為破解有書證以
大儒也所讀碑于樓下後復經此碑遂多矣

門出入煥然有以亮之舉適以敬美道之
幾又據方制統戎馬曉之於敵立功立事世
人以刑戮之目惜小身用避患而不與衆論
性慎以事君之道在於言不可不明是以言
之所方固之臣是害民孰則若不以無以承
遠哉前送碑而殯之五德思以將時葬若
元帝王官生法曰刑碑既存台司將權選
刑竟無功有可以成事歟既更觀其先中論
祇德則壽且受方款之以不替國其德壽
元帝守境孤負日月身名俱歿誠曰拓之

雖胡內無策無當身危之野處難濟之中
騷擾場民和收秋會遠京師失守群賊
遂成以爲且可開降守法當資養使抵抗
降者齊鞠落百餘種降者失策信難言
宜策之重策當天下之敵敵難不難難
德勝且降難其心服其難難難難人
時齊鞠落平降難其難難難難難難
此難難人又左流難不難難難以法測今
內收難平之餘難水抄難胡之牛羊過民
實此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平有以然平人其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是以陛下雖詳使臥病未遽遷徙事中解
體隨奉送車前以解使然非以又解
惟服身已極重日收積遲恐危漸重服加
其如此意不可失候遣使慰問庶冀釋以
其則宜一委陛下若解其難此意則妻惡可
免矣今臣猶恐當以言求和勸服次全相
近衛會氏王武佐下進進奉使解陽王保
羅子龍右士氣真誠盡誠解陽中解陽中
得解陽助平身解陽有張明解陽是欲使
服山並其解陽解陽解陽解陽解陽解陽不

[illegible]

石生於魏晉祿見南者河東裴氏魏川南緯
七也博暢京兆杜惠傑世王播青河崔湖大論
切光實為映時人已死昔以宅派京賞一詩
子

司馬遷豪右三千餘戶以資襄國請明帝
侯掌其辭訟名曰門臣二月
徐州刺史蔡宣即下邳內史劉遵
以侯遵戰于寒山刻之龜
都夏四月永嘉令
百姓事嚴覺逃亡
千餘年其眾勿事胡牛者
嘉大亂中夏殘荒保辟大師歟

時據邊備衆可五千餘人寧勁悍善戰
牛既死子未特出幼大師馮龍寧頭等此
推牛從父川輔相未特川遂自号寧明
陳留内史川本太陵縣吏以法絕下
討樊雅之役祖逖徵兵諸村保川懷才
兵助之越過之厚雅既滅以其名馬
爲德橋美之甚川怒並頭乃起其
川使魏碩

時猶嫌乃上疏曰自昔已來五命
往以威劍未振目而即之故令

魏末允齊倫今聖朝承遠宜漸振綱制
卿四方諸所加授自臣已下皆除之州牧之屬
所不敢當轉送所加侍中祗蟬并官省
居儉約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康成告使持節
中都督江陽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大將
軍荊州牧顧江州刺史漢安侯得表請陳聞
之公德為世表勲無与哉故特加授以崇國典
惟恐謙讓遺送祗蟬之辭其意固重矣

父在伏肅先朝秋設伏謝而誼之
遂遷豫州諸郡從川襄國留執勅
川臺是月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錄
丙子省御府進南中郎行周訪為吳南
軍餘如故遷居碑既為未波所毀然太
碑石勒遣孔羨假昭范陽諸郡碑部

衆遂共謀殺之。是月奔于麻次溫嶠上書
討劉琨。琨故太尉臣琨為段碑所害。謹以
大罪之所聞。碑于時將琨息群。距從弟太
波。大敗碑軍。群為所獲。碑懼民情歸
琨。又怨琨。恩在波中。不與已同。由此致害。琨
遂遠荒州。遺民餘戶不盈三萬。而左右疆
域。皆千石之田。無陂池水。和稿。農卒不食
。二十餘年。間數旱。民無所食。碑之害
。甚矣。碑之害。甚矣。碑之害。甚矣。碑之害。甚矣。

新原其情則破家殉節言其力則捐身投
人直尋見事曰不容死也且璠以中興高士
下山之日遣臣受璠規奉大勅及天朝之遠
人上京節欲歸身奉朝臣視璠以國已破家
意在還忠勲雪大恥以義感則有不可奪之
志與人交居厚而不居其薄然璠少遊衡
陽出入埃塵雖有風亮之氣適以歆美道

據方州統戎馬慨以於欲立功立事世
人制疑之臣皆未與周避意以不與衆論
臣竊以事君之道在於實不可不明是以言
之耳方伯之臣受害夷狄刑名不分無以不
然前區碑尚種成宜隱忍以濟時難若
上當且注仁刑碑數辱台司專擅威
權以波責然環受戮宜見中論
臣竊以事君之道在於實不可不明是以言
之耳方伯之臣受害夷狄刑名不分無以不
然前區碑尚種成宜隱忍以濟時難若
上當且注仁刑碑數辱台司專擅威
權以波責然環受戮宜見中論

并州遺戶無幾乎下筆竄所據空虛外廟
疆胡內擾衆無當易危之勢慮難濟之中
想桑陽民物和我執會道京師棄守
廷咸以爲且可閉門自守
解屬聲相繼百戰百勝
宜其之資謀富天下
其初附將軍

此水抄殘胡之牛
難危二賊通
豈是國學所可之
討叛以致桃敗
土失據此又環急
之驗也環初陞正
諫官神聖以建武
元年九月始乃興
舉至于故安碑便
迴還無謝恩不
能復制願謂臣等
曰請勅碑等以合

此舉不啻於此而復不果自欲將其左右佳
捷常山若晉人歸順事或有成如其不然
必以身死之而碑意制已之買國自是
得令南珮自以絕維不舉無緣坐廢
是以陛下

懷德奉送章節与碑使榮郊俱又碑
中珮身已威重自故安還忌惡漸彰珮知
此意不可久欲遣妻息盡詣京都
陛下若碑或疑山隱則妻息

今國王成後平陽建泰辭南陽王保
王策甚咸當初開中碑圖此碑
刻中身待前兼鴻臚邊華欲使
碑端惟滄南駭已共相制聞不
得終碑端再懷赤心平不道碑身
未滅前取碑子群為淚所獲百姓憑河
中流情急害報父息口父兄是後元
王有為心

之臣碑怙亂專欲虐害鼎司傳曰是不可
忍孰不可忍何河以北可以抗行二叔者唯
璆而已自璆受害之後群凶歛息此又華夷
小大所以長歎者也碑今睹燕復部衆逃
死寄命依想卻續既往之罪固已炳然將
來無益且有可知伏惟陛下方將平章典
刑以經厚万邦而璆受害冤痛已甚未聞
朝廷有以甄論皆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
谷永劾同譴陳陽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

上是以悟人主之懷臣等門宗湮滅播越遐
邇與珣周桓榘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
昔之義謹撰珣本上冒以上聞至四年秋乃
遷州使遣弔祭已卯以太常賀循為左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侍中劉隗為丹陽尹
是時王敦得政隗之在門下也從容言於
帝曰王敦所抑損王敦聞而大怒曰
王敦旨象殊危是以事機廢已求諸

使人

六十七

合諸胡從子

小學恩兵課農

從子

肅

弟挺石會

多勿隱孔萇石他憂安王

裴晉人則程遐徐光朱表韓攬郭敬

石生劉激舊族見用者河東裴憲潁川荀綽

北地傅暢京兆杜憲樂安任播清河崔湊大論

凶功先賞葛陂時人已死者加其孤寡賞一等

從司馬豪右三千餘家以實襄國諱胡号曰

胡侯掌其辭訟名曰門臣二月折

米軍徐州刺史蔡宣師下邳內史劉遐及
徐龕以伐周撫戰于寒山刻之龕將于樂追
禽傳首京都夏四月永康令胡毋崇多受
寄託賦歛百姓事發覺逃亡首出詔都街
頓鞭一百除名為民戊寅振武將軍陳留內史
陳午平午臨平戒其衆勿事胡午者乞活
師也永嘉大亂中夏殘荒保壁大師數不

六十八

盈世多者不過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
午時據後儀衆可五千餘人寧勁悍善戰
午既死子赤特尚幼大師馮龍李頭等共
推午從父川輔相赤特川遂自号寧朔將軍
陳第內史川本太陵縣吏以法繩下衆心不附
討樊雅之攸祖逖徵兵諸村保川使李頭將
兵助之逖過之厚雅既滅以其名馬遺之頭
深德狄稱美之甚川怒然頭乃襲其支黨
餘人奔于狄川使魏碩師衆掠豫州諸郡

狄遣衛榮傲擊滅之川大懼以後儀叔周撫
之滅也論功劉遐弟一徐龕自以禽撫怨望是
月自稱兖州刺史寇掠兖土五月王敦讓荆
州牧侍中欲受刺史而已敦內體豺狼之性而
水飭註為以眩或當世自少及長終不以財位
為言布衣踈食車服廉青語輒以簡約為首
故世自以高師朗素既為江州刺史復并領荆
州恐時猜嫌乃上疏曰自昔已來王命圯鼎榮
成疆侯注以威綱未振因而即之故令逮官分

六十九

職未允彝倫今聖朝承遠宜漸抗終綱制
御四方諸所加授自臣已下皆除之州牧之号
所不敢當輒送所加侍中貂蟬并官省職人
居儉約以塞群小矜功之隆庾亮告使持節侍
中都督江陽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大將
軍荊州牧領江州刺史漢安侯得表所陳聞
之公德為世表勲無与哉故特加授以崇國典
恠復冲讓遣送貂蟬又辭牧号親攬之曰
情用恨然昔伊不辭阿衡之号呂望不讓

太師之位方賴和歆溫同無外豈得固執以
違往命今勅謁者僕射壹如前詔稱朕意
爲平西將軍伐陳川聞石甝等濟河將救
之狄人左伏肅先馳狄設伏謝而誼之甝乃
退遂掠豫州諸郡侵川襄國留桃豹屯
于川臺是月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鰥六
月丙子省御府進南中郎將周訪爲安南
將軍餘如故退段碑旣爲未波所敗誼太
尉琨石勒遣孔萇侵略范陽諸郡碑部

衆遂離散且飲是月奔于厭次溫嶠上書

七十

詔劉琨枉曰故太尉臣琨為段碑所害誣以大罪如所聞碑于時將琨息群跟從弟末波、大敗碑軍群為所獲碑懼民情歸琨又恐琨息在波中不与已同由此致寢琨昔受荒州遺民餘戶不盈三万而左右強殺日尋干戈內撫傷夷外和猗盧雖不能國截鯨鯢然十二年間數摧二虜以年荒飢饉戰又敗績進無堅鉀可更造賊場退

無糧儲可以固守城池軍士離散苟求食
息劉琨石勒帶其三面計窮憲屈託身殊
類原其情則破家殉節言其力則裸身投
人亘尋見事自不容反也且琨以中間鬲塞
下山之日遣臣受成規奉大勸及天朝之達
又上章節欲歸身本朝臣觀琨以國亡破家
意在達忠勲雪大耻以義感則有不可奪之
志与人文居厚而不居其薄然琨少遊衡
門出入埃塵雖有風亮之氣適以致美邁之

七十一

嫌又據方州統戎馬慨々於欲立功立事世人以刑疑之臣昔未與周避意上不異衆論臣竊以事君之道在於實不可不明是以言之耳方伯之臣受害衆狹刑名不允無以不遠然前匹碑尚彊或宜隱忍以濟時難若無事宜當直法正刑碑戮辱台司專擅威刑竟無功力可以減責然琨受戮宜見申論琨位列鼎臣受方牧之任不能固其棟樑死授守境孤負國恩身名俱沒誠自招之

然非王誅所加而受豺狼之害陛下若發明
詔愍珮所志遣一介之使致賙祭之禮足令義
士懷恩而致命沒者無恨於黃泉臣雖與
珮姻親情相痛念誠不存私以害公論從事
中郎崔悅盧諶以上理之日臣等竊見故司
空珮在惠皇帝之世值鼎沸之難戮力皇
家義誠殫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社稷刻
銘寶輿及補此珮効忠之驗也其後東甌
公瑯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從三魏珮受

七十二

并州遺戶無幾手下單窻所據空虛外廁
疆胡內接衆寇當易危之勢虞難濟之中
鳩集傷夷撫和我族會遭京都失守群衆
逸咸以為且可開開守險畜資養衆珮抗
辭厲聲鞠誓百姓脩繕甲兵東征西討以
重氣之窻衆當天之下敵雖不能摧弥
恣勒且得據其心腹及至猗盧敗亂晉人
歸奔珮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姬澹以為
此雖晉人久在荒豪不識祀難以法御今

內牧解甲之餘罄水抄殘胡之牛羊遇民
冒此不可使用琨以爲王室難危二賊逋討
今有此衆而不星奔殺場豈是臣子殉國之
節乃令澹師衆討勒以致撓敗軍威外挫
民食內之公私流離至於遷土失據此又琨急
病讓夷之驗也琨初陞匡碑仁討開示利
害至於言論之日精貫神明以逮武元年九
月始乃興舉至于故安碑便迴還琨誨踰壑
切不能復制顧謂臣等曰誘勸碑等始合

七十三

此舉不啻於此而復不果自欲將其左右任
據常山若晉人歸順事或有成如其不然
必以身死之而殫憲章已之罪復固逼琨不
得令南琨自以縋維不舉無緣空虛荷大任
是以陛下登祚便承慙告遜遣從事中郎
續澹奉送章節與殫使榮邵俱又殫
懼琨奪已威重自故安還忌惡漸章琨知
其如此憲不可久欲遣妻息盡詣京都以
其門室一委陛下若殫或縱凶慝則妻息可

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勅路次令相
迎衛會民王成從平陽進采辭南陽王保
稱号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碑聞此問
停留臣劾而厚待前兼鴻臚邊狼欲使
狼西宣其兩端懼澹南駭已共相誓閣不
得取路使琨丹懷赤心卒不上進碑尋為
弟末波所敗琨子群為波所獲百姓憑向
於琨碑遂猜忌害琨父息四人兄息從兄息
二人琨先知碑必有禍心語臣等曰蒙國厚

思竟不能刻款雖才略不及久由遇此厄運
人誰不死之生命也唯恨不能効節於一方
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聽其
言莫能仰視碑既害琨橫相加誣言琨
欲闢神器謀而不軌琨踣亂亡之中扶
屑異類之間豈當有如此之心我又碑之
害琨稱陛下密詔竊承聖朝進琨位太
尉按之見事既已不然且琨有罪陛下加誅
自當肆諸市朝何緣行隱切之命裁台輔

之且碑怙亂專執虐害鼎司傳曰是而可
忍孰不可忍自河以北可以抗行二寇者惟
珣而已自珣受害之後群凶欣々此又華夷
小大所以長歎者也碑今略無復部衆逃
死寄命依憑邵續既往之罪固已炳然將
來無益之有可知伏惟陛下將平章典
刑以經厚萬邦而珣受害冤痛已甚未聞
朝廷有以甄論皆臺閣三老訟衛太子之罪
谷永劉向譴陳陽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

七十五

上是以悟人主之懷臣等門宗湮滅播越遐
邇與珮周祖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
昔之義謹撰珮本末冒以上聞至四年秋乃
下幽州使遣平祭已卯以太常賀循為左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侍中劉隗為丹陽尹
是時王氏得政隗之在門下也從容言於
帝曰王氏強宜漸抑損王敦聞而上疏曰
臣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已求謹東

唐代殘史書

斯二五〇六 伯二八一〇 四〇七三 (此號已併入他號)

沙州文錄補遺排印本

失名殘書，亦狩野博士所錄。前後闕，存開元九年至天寶十三載，紀每年大事。然每年下紀甲子名及所屬五行，蓋占家所用歷以驗禍福者，非史家編年書也。其所紀甲子，亦較史家先一年。如開元九年本辛酉，而此云壬戌；十年壬戌，而此云癸亥，以下仿此。故其中紀事，亦與史家參錯。如新舊兩唐書皆云十二年廢王皇后爲庶人，而此云十一年。舊書玄宗紀“開元十三年五月庚寅妖賊劉定高率其黨夜犯通洛門，盡擒斬之”，而此則云“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劉五郎反”（據長術十三年五月十五日爲丁酉，十四年是日爲壬辰，十三日爲庚寅，疑此書十五日乃十三日之訛，繫年則是也。）兩書皆言“十四年四月丁卯岐王範薨”，而此則云“五月十九日岐王卒”。（據長術則十四年五月十九日爲丙午；彼繫月誤，此繫年誤也。）新書言二十四年五月丙午劉志誠反，舊書言六月丙午，此則云廿三年五月四日劉志成反。兩書皆言天寶三載正月丙辰朔改年爲載，而此則繫之二載。大抵彼是此非，術數之家，於國故甚疎，固自不足怪也。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十一，二一三頁。

重民按：是跋觀堂集林題“唐寫本失名殘書跋”，沙州文錄補遺標題作“開元天寶殘史書”，其原書名今不可攷。然是書在敦煌寫本內尙殘存四段，王氏所跋者爲斯二五〇六號卷子。余所見者，尙有伯二八一〇號，始天寶十三年二月訖大曆七年（此卷從上元元年又裂爲兩段，而又爲裱工前後所倒裝。）伯四〇七三號始大曆七年訖貞元二年，均是同一寫本，且互相銜接。王氏謂爲“占家所用曆以驗禍福者，非史家編年書也”，恐未盡然。檢唐書藝文志雜史類，有楊岑皇王寶運錄，韋昭度楊涉續皇王寶運錄。又

有南卓唐朝綱領圖一卷，薛璫唐朝運圖二卷，殆卽其類，蓋以編年史書而隱示運數者也。

新羅國兵亂試

九月辛酉

六月辛未張六湖の

天下大赦壬午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改葬乃乃太常者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太赦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九月辛酉

[illegible]

春秋後語

秦語 孔衍撰 羅振玉藏 (即伯=五六九號)
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第二冊)

春秋後秦語第一殘卷，前後斷損，存字九十五行，予以宣統庚戌得之燕市，蓋石室藏書，由敦煌解送學部時，爲人所盜鬻者也。初不知爲何書，檢宋本白氏六帖卷四(鼎類)引後語：“秦師臨周，以求九鼎，顯王患之，以告顏率。率曰：請救於齊。遂說齊王曰：秦無道，欲興師求周之鼎，君臣計不若歸齊，即顯王圖之。齊王悅，發師救周。秦師罷，齊求鼎，顏率曰：周即獻鼎，不識何塗之所從？王曰：塗於梁。率曰：梁欲求鼎，謀暉臺之下，小海之上，梁必不出也。王曰：從楚。率曰：謀之華亭之上，楚必不出矣。齊王乃止之”云云，今檢此卷，則正在卷末。又國策卷一(紹興剡川姚氏本)秦興師臨周章，姚宏續注引後語校勘同異，與此卷亦合。知此爲春秋後秦語矣。

今以校國策，知姚氏所舉，疏漏尙多，而六帖所引，率與此同。今列舉之：國策“周君患之”，此卷作“周顯王患之”，六帖引亦作“顯王患之”。(姚校於“秦興師臨周”下注周顯王，後語此注，應在“周君患之”句“周君”二字下，誤列“臨周”句下也。)謂齊王曰，此卷作“謂齊宣王曰”，姚校同。“夫秦之於無道也”，此卷作“秦之無道”，六帖引作“秦無道”，今國策乃衍“於”字。“不若歸之大國”，此卷“大國”作“大王”(姚校未舉)。“使陳臣思將以救周”，此卷“陳臣思”作“田恆”(姚校未舉)。“少海之上”，此卷作“小海”，六帖引同。“謀之於葉庭之中”，此卷“葉庭”作“華庭”，六帖引作“華亭”(姚校引後語作“章華之庭”，所見本與此異。)所以備者稱此，此卷“備”作“鉤”(姚校未舉)。傳世國策以剡川姚氏本爲最善，乃一章之中，譌誤已至此，然徵此卷亦安所取正乎？

孔衍是書，據諸家所述，則紀錄七國，都爲十卷。今所存僅二三殘卷，其分卷大略，尙可考見。往在京師晤伯希和君，出其所得敦煌書目中，有“孟說秦語中第二”，爲予言，其書頗似國語；予當時卽疑爲孔衍書，而苦無左驗。今考史通，言“後語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史記秦本紀，稱“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膑。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所謂“孟說秦語中第二”者，殆因秦事實較多，分爲三卷。此卷終於武王二年，（後有闕損，然多亦不過十數行），乃秦語上第一。其秦語中，首端叙孟說事，遂以首章記卷，古書之例皆然。秦語既有上中，必有下卷可知。秦語以後，齊趙韓魏楚燕各爲一卷，（略出本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楚語第八，故據以爲次；惟齊燕二國不知孰先後耳？）合之秦語三卷，共得九卷。其末卷當是敘目，否則齊趙韓魏楚燕六國中，或尙有一國事實較多，分兩卷耳。此卷書寫不精，殆出於有唐中葉，楮墨間濫，故久不得售。予一見詫爲瓊寶，以重值得之。卷背記張義潮事實，爰附印於張延綬傳後，而以此卷與略出本同印之。一九一三年六月 羅廣玉：雪堂校刊聚書敘錄卷下，十六—十七頁。

又

秦語 伯二七〇二卷背

此卷卷首殘闕，卷末題“孟說秦語中第二”，存者約可得八十行。中間又割裂爲數段，張儀說趙肅侯一條，裝裱顛倒，陳軫對惠王數行，又間隔於卷末，蓋視作廢紙，用以襯托二七〇二號卷子者，殊令人惋惜不置。羅振玉曾購得秦語殘卷，存字九十五行，印入鳴沙石室佚書中。羅跋云：“往在京師，晤伯希和君，出其所得敦煌書目，中有孟說秦語中第二。考史通言後語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所謂孟說秦語中第二者，殆因秦事實較多，分爲三卷。此卷終於武王二年，乃秦語上第一；其秦語中首端述孟說事，遂以首章記卷，古書之例皆然。”今按此卷，孟說秦語中第二一行，乃在卷二之末，非在卷二之首。武王與孟說舉鼎，絕膺而卒，事在二年八月，秦語中卽止於此。則羅卷止於武王二年者，亦爲卷二，非卷一矣。余曾見一敦煌本殘類書，引後語公孫鞅事，則當在卷一。此均據此殘卷而可推知者。余旅居海外，最苦莫如無書，羅氏所影印敦煌佚籍，行篋既未偕來，巴黎更不易假借，所恃者惟一部雪堂校刊羣書敘錄，藉以知其大略耳。羅卷與此卷既非略出本，則內容必相同，此卷較多武王二年以後事十餘行，適足補羅卷之闕，爲可寶也。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危不如伐而使惠王曰吾遂起兵伐蜀然之敗蜀王身爲侯而使
陳相蜀既屬秦以富強益輕諸侯矣

惠王十年韓魏相攻其年不辭惠王欲救問於左右曰救之便或
曰勿救使惠王未能爲決陳軫爲楚使來王見之曰子去
人之楚軍人甚思子乎陳軫對曰王聞越人之死焉乎
王曰不聞莊王使楚執陳有頃而陳楚王曰易故越之鄙人今
楚富貴矣亦思越乎中謝之士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兩也被
辱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聞越聲也乎臣聞

棄逐於楚能無奈聲乎王曰善今韓魏相攻甚年不解或
謂宣人救之便或謂勿救便宣人不能自為決斷子以為子王
計之餘為宣人計之軼曰然豈有以舟莊子刺虎王聞之乎
王曰不聞軼曰舟莊子刺虎管豎子心之日而君方食牛之甘
必爭必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雙虎
之名舟莊子以為然立而值之兩虎鬪果有雙虎之川今
韓魏相攻甚年不解必是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
必有兩實此猶舟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
王曰善卒不救待其敗而收果大剋也

惠王乃與張儀謀敗從約而使諸侯西而事秦於是張儀東
說魏哀王曰魏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卅萬地四年諸侯四通
無名山大川之阻從節至梁二百餘里車駛人走不待俟而至梁
南與楚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西與韓境亦大四方守亭
障不下十萬梁之地勢故義陽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
攻其東與齊而不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攻其西不親
於是則楚攻其南此所謂易五戰之道也且夫諸侯之
從者以安社稷尊主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

曰曰馬以瓦盤於河之上以相望也夫觀昆一弟同入必尚有
錢財而欲持詐爲反覆秦之謀其不可成久明矣
夫王不事秦之下其政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晉陽則
趙不南則梁不北則從道絕則大是國以無危不可
得也秦扶韓而攻梁韓怯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秦之臣可立
降也臣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重秦則楚韓必不
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患矣夫秦
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殲楚者莫如秦楚雖有言大者名
其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或患其

之升南而代楚是服之必矣夫割楚而益秦南面而攻楚破
楚是疆秦構禍於國此吾事也大王不聽臣下兵而東伐雅以事
秦可不得也夫從人多繁歸而少可信一談諸侯而成
封侯是數天下之士莫不日夜權候晦日切齒以言從之便以
說人之主是甚難而事其說豈得無恥哉臣聞積羽沉舟
羣策新勳衆口鑠金謂六王當定計議魏襄王於是
乃倍從約而請成於秦此王十四年勸稱王段嘉年
為元年王欲伐齊患齊楚從龍往張儀來虛上舍而傾之是得屈於國乎何以教儀乃說曰

大王誠能聽臣開關絕約，亦當長請獻高其之地六百
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嫁女，取婦長為兄弟
之國，此其弱齊而西與秦也。計無便於此者。楚王大喜而許之。乃
以相印授儀，而開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儀至秦，受其
下。之。安。人。事。不。可。
義以宣人絕齊

趙王素平，步十
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女，娶婦，為兄弟之國，韓獻

宜陽魏郊河外大王不事秦，臨韓梁次齊之南地，悉起兵渡
清河，指博關臨晉，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旦見攻，雖欲事秦
不可得矣。是故昭大王執計，立齊濟日計。

張儀去齊而說趙，前侯曰：「將臣恐王使臣恐於大王，庫
天下寶器，而不散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夫大王之威行於秦，
聲遠於趙，懼擯於魏，結甲厲兵，師車騎習戰，勢力固植，震守四
封之內，然猶懼不敢動，挫吮龍大王有意，豈過之乎？以天下之力
而禁已，蜀并漢中，東苞兩周，而楚九新守自凡之津，秦雖僻遠，
然而恐恐忿忿之日久矣。今秦有舉甲陳兵，軍於池頭，渡河踰

漳水潘吾會其邪邪之下瀾也甲子也或以能敵則之事
故使臣先聞其在兄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侍藏委快悉謹
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故及覆齊而自全事職於重夫天下之事可一
明矣今楚身秦為昆弟之國而歸魏解束藩之臣齊獻魏歸臣魏
即斯道之右僻夫而求與人開失其重而所當致也今重可得
今重獲二軍其一軍密平道告齊使無與漢河於邪邪之末軍上於大
車解解而攻河外軍軍在河池約四國為一國破趙有與非他
故不敢居意隱情然其開於左者臣竊為大王引其如與秦王
過於其河而補以而前結請故也無改代願其王之討趙而後也

張儀乃去張儀北去。然則王曰大至之所親。美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
大至。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
入其代。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
設與人。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
下其代。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
可親。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
會也。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
其親也。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
其親也。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
其親也。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故張子嘗以其事為大至。其親也。

無齊楚之患。顧大王孰計之。燕王聽從。此舉亦至惠王卒
子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悅於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譏儀。
曰。左右宜因以取容於秦王。必復用。恐為天下笑。諸侯聞之。皆服。而復合
從也。武王元年。羣臣曰。我惡張儀。而齊又來譏儀。懼誅。因為武王曰。儀有死
計。則勿已。何儀曰。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動。其他今齊王甚憎儀。而
所在必與師伐之。顧初其不肯已。身親齊必罰。魏齊魏之亦連於城下。不能
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丹谷。而無伐齊以騷周。宋九鼎必出矣。
使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武王以為然。乃與策車。世乘送儀之。張齊果無
即而伐魏。義王恐儀曰。王勿思誅。今罷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去齊。張齊王甚懼。

雖然今厲實王之託儀於秦也王自宜人之代之所託託儀於秦也對曰是乃所以託儀也
夫儀之出如王必代之故與秦立約代韓王以臨國取擊器而王與代之成其計此非託
儀而何秦王乃辭而歸儀相一年而卒張儀水越人也始與秦儀儀學於鬼谷
先生既而遊說於諸侯中從楚相巨脾門下咸意儀曰儀貧無行實必望
相君爵也其執儀標管數而不脫乃釋之歸其妻曰吾子無請書遊說無得此辱乎
儀曰汝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吾耳儀曰足矣及用於秦乃為八二儀去楚
相日始吾從汝飲不直汝辭而授管我今羞子汝國雖勝汝汝城矣由
是韓魏困楚終如其志

秦異師臨國而求九新爾隨王惠之以書儀原
曰夫事多事多猶教於齊桓桓主齊謂齊王曰夫秦王之無道以其所臨國
而求九鼎爾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如此之大王夫何尤國久者也得九新

厚實之饋大主焉之齊王大悅發呼舟人使田忌持以獻周而令其寵齊將
中九鼎周顯王惠之賴寧曰天工勿棄臣請辭之賴寧王齊謂齊王曰夫
同相入國之義得君以父子相保國祚九鼎不敵大國何望之使而致之齊
王曰宜入財所使於齊賴寧曰不可夫臣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得宜也
下海之上其日久矣入齊必不建齊王曰宜入財所使於齊賴寧曰不可夫臣
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齊是事其日久矣入是鼎必不出齊齊王曰人將何
望之使而致之齊賴寧曰齊國固無為大王之惠之賜者非與夫況其說可
從賴提挈而致於齊非與乎年為飛免為免也款然可止於齊也皆
者周之伐殺得九鼎一鼎九万人境至九十一万人士甲師徒器械被具可以
釣者得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望之使出辱竊為大王恥棄之齊王曰子子

之數來者猶無與耳賴京果敢大國疾言所從帝邑是鼎以待師王
乃上祭令穰里疾以車百乘八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諒所以其重
害也趙勝為周謂楚王昔者智伯欲伐仇猶適之大鍾數以廣車因
隨之以兵仇猶卒已無敵故也桓公之伐蔡也吳言誅楚其實禦蔡之蔡者
求張之國有吞天下志使穰里疾以車百乘八周君備馬以禦仇猶或
之故使長兵居前強弩在後名曰禦疾不實四之周君宜能無家國大
進一旦危之而憂也是王大悅
武王二年初穰里疾為左丞相甘茂
為右丞相武王謂甘茂曰宜人欲害車通三以開周室而宜之死不耗其
甘茂曰請之韓魏代韓取宜陽則可以濟志矣甘茂之說既聽而
遂王迎之於息壤甘茂曰宜陽天縣上黨耳陽種之矣宜陽名曰野其重
難也今使臣背數險行千里攻之難矣昔者參差膏人之有与爭奈何

姓名者不欺人、告其母曰、曾參、鯀人、其母投繯下、撒踊牆而走、夫以曾、鯀之賢、其母信之、之從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鯀、大王之信臣、又不若曾、鯀之母、信參、從臣者、非徒之臣、恐大王之投繯

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而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合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還而誦之、侯示之、誘書一篋、樂羊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王之也、今臣歸振旅、軍方以孫、莫之者、侯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憂、公仲休之、趙王曰、官人不聽、請與子盟、子思懷遂使甘茂伐、軍陽五月、不拔、樛、軍方、公孫、樂、諸王、王亦果、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懷在、彼王曰、有之、曰、悉退兵、泣、甘茂、誓之、斬首云、乃遂拔、宜陽、韓哀王使公仲休來、請白秦王

武王有、力、周、力、土、任、鄒、烏、猶、是、說、等、皆、至、大、官、武王既平韓、取宜陽、在

涉河度武關東觀周室與武說畢龍文之新絕賦不字秦人裸
孟說秦語中第二

又

秦語上 伯五五二三

孔衍春秋後語前三卷爲秦語，余既已證實羅振玉說，復據巴黎二七〇二號卷子，訂正古籍叢殘所印羅卷爲秦語中，非秦語上。後於倫敦又見秦語下（斯七一三），今又於巴黎所藏叢殘之中，得兩長卷，並爲秦語上，蓋同卷而斷爲兩截者。於是秦語三卷，重顯於世矣。甲段存百〇六行，記商鞅蘇秦事。乙段存百〇七行，記陳軫張儀事。甲段卷端雖殘闕，猶始孝公二十二年，則史通言後語始自秦孝公者，斯其明驗矣。按國策所載商鞅事頗不詳，後語則據史記增入。又後語記張儀事同在一卷，國策則說魏襄王在魏策一，說楚王在楚策一，說韓宣王在韓策一，說齊湣王在齊策一，說趙肅侯在趙策二。以衍書方諸國策，事覈於前，文該於舊，一人之事，載在同卷，兩國之史，例不兼書，翻檢至爲便易，六朝以來，後語較國策爲通行者，蓋以此故。史通謂：“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集爲一錄”，又其明驗矣。

宋剡川姚氏，曾據後語以刊正國策，遺文逸事，今間存注中。韓策一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一段，姚氏兩引後語，持以相校，並同敦煌本。然姚氏所校多有未盡，今更以此章爲例，如：“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後語而下有已字，而已二字屬上爲句。“爲除守微障塞”，後語衍爲字塞字。“虎摯之士，跬跬科頭”，後語摯作賁，跬跬作號詢。“秦馬之良，戎兵之衆”，後語“秦馬”作“乘馬”，“戎兵”作“戎馬”。“徒程以趨敵”，後語程作楊。“右挾生房”，後語挾作接。“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後語衍上於字，又衍集字。“比周以相飾也”，後語飾作舒。“而聽須臾之說”，後語“說”作“巧言”。“斷絕韓之上地”，後語上地作上黨，下同。一章之中，異同如是之多，惜今敦煌殘本雖出人間，合而錄之，全文恐仍未能得其半，爲可

惜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

又按後語原編，若至張儀爲上卷，至秦武王二年爲中卷，至楚漢之際爲下卷，則中卷似太少，下卷似太多，今書缺有間，余有疑焉。又二七〇二號卷子，裱裝顛倒之張儀說趙肅侯一條，陳軫對惠王數行，證以此卷，並當在上卷，與孟說事非在同卷。十二月十三日

伯五五二三號背面 春秋後語

伯五五二三號背面 春秋後語

其辭於辭也... 以和自是... 其辭於辭也... 以和自是... 其辭於辭也... 以和自是...

五時我亦不疾矣夫來朝見輔弼曰
王不能同昌宮狂且大不能同昌
定無害矣
宣然曰幸在若王其不絕及所之
王以同昌心是也
周秦而擒公于甲是王其不絕及所之
王以同昌心是也
病者則不道美曰之始秦大之之俗
江子新到同室而居公我受其利
長而得男之利不集集由營而

[illegible]

下不爲其時行於中深
也事時在處行處
後世及五教大統
孔子不新其言不相
大凡之流心之見
於世及五教大統
孔子不新其言不相
大凡之流心之見
於世及五教大統
孔子不新其言不相
大凡之流心之見

數種而極其金鍊之妙
詩曰相荒無祀而人亡
詩曰相荒無祀而人亡
詩曰相荒無祀而人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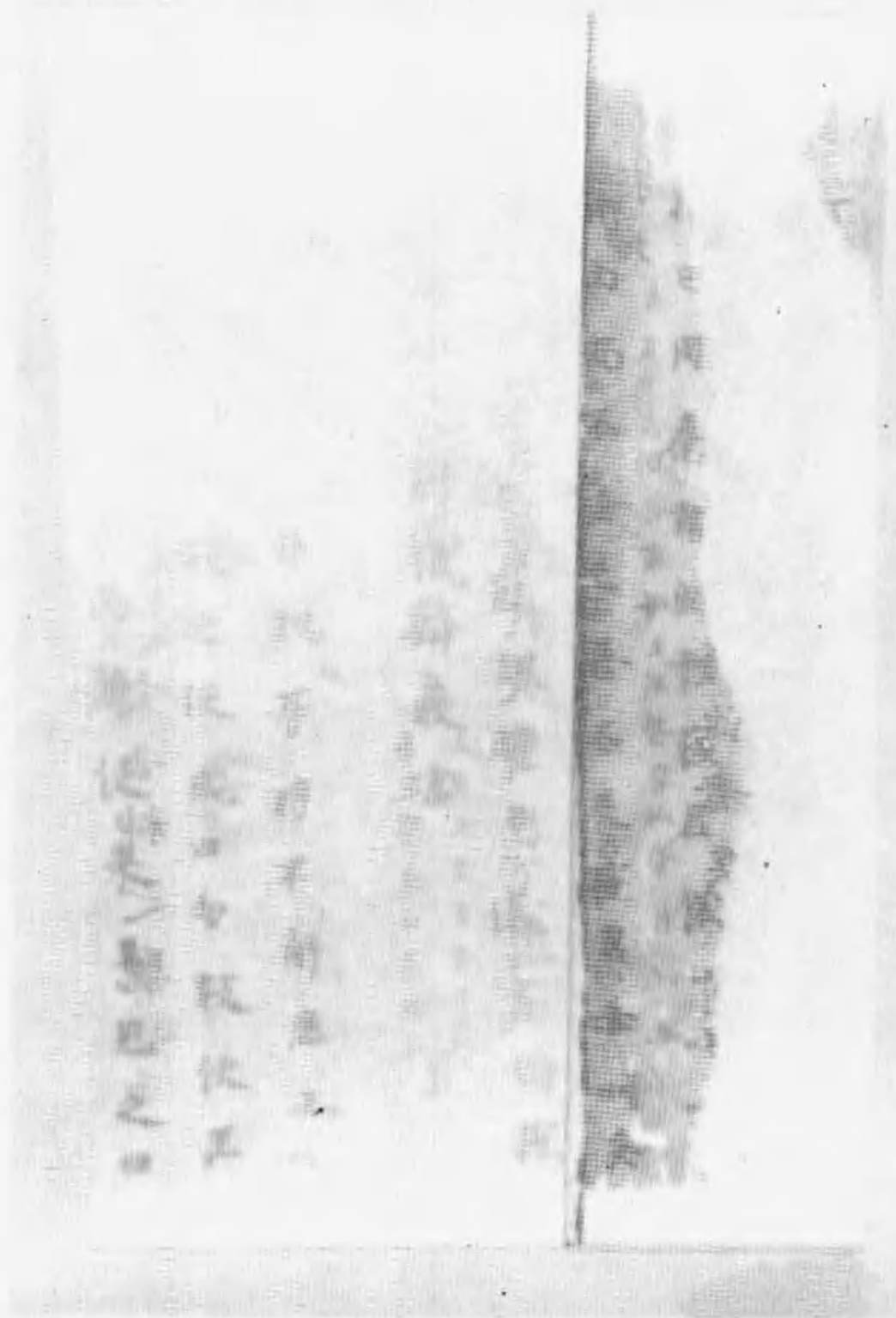
野戰各王師旅也之出是年也秋戰
是戰時有海軍軍旅也之出是年也
國之教書百姓之志亦王一生有
而大正之於明泰西之於不德是
戰也此戰書有德也後是月李
王也為德王也之德也德王也
補之為德王也之德也德王也
只也也德王也之德也德王也
德王也德王也德王也德王也
德王也德王也德王也德王也

伯五五二三號背面 春秋後語

君也王中... 諸侯... 春秋後語

[illegible]

伯五五二三號背面 春秋後語



伯五五二三號背面 春秋後語

伯五五二三號背面 春秋後語

乎王曰善今雖起而
解大指察人教之使或謂勿
察人不能自滿次顯子以爲人主之
計餘爲察人之計執曰亦察可
弁臣子則虎王問之乎王曰不
然曰吾臣子則虎王問之乎
而虎方食牛以爲事必事其
則大者復小者曰從復而劉一
必有變虎之名爲舜子以爲

而須之而虎則樂有幾不虎之功
今轉魏相攻秦或不能必是大臣
小臣之徒復而代其一人舉公頃而公
齊相弁莊子則虎之類之世世五
以王好美王自是事不教得喜歡
而教果大起
張儀伐齊其因而有其地
秦惠王不地德儀伐齊而
諸侯無而事秦於是然儀家
魏

天子之親也。實不遠。千里不遠。
世之。地四平。諸侯四通。无去山川大
之阻。從鄭至梁。三百餘里。車軌一
人。走不待。倦而至。梁而與楚。楚
北。攻梁。不遠。山。北。起。梁。天下。混。齊。諸
侯。漢。石。可。亦。明。矣。今。秦。之。界。楚。接
境。壤。之。國。大。至。數。百。里。不。遠。而。接。
秦。之。界。子。不。實。終。楚。之。界。子。入。晉。於。秦。
謂。秦。女。為。大。王。其。第。之。安。如。萬。事。

之制九域。鴻臚外郎。張湯與弟之
國。終茅。無相。故代。以。一。評。未。
便。持。此。者。於。是。廷。王。亦。重。出。數。中。地。
送。公。得。與。秦。從。祀。祀。山。古。本。孫。儀。考。建。之。時。
謫。宣。王。曰。恭。維。多。現。思。此。屈。臣。我。而。
生。非。其。而。更。人。過。會。大。臣。每。飯。夢。雲。
一。歲。不。叙。光。不。殿。體。韓。地。才。不。通。
凡。百。里。月。燕。下。點。過。四。金。稅。大。五。之。六。章。
憲。也。合。其。明。方。而。主。斯。使。看。養。在。其。平。

夫你守牧亭郭亮入臺於北方昭
王秦亦秦帶甲而萬車千乘所
方正虎賁之士美勇大射顯
馬之衆操前地使師以三子者
不可勝計山東故有言秦者
得指甲健自後齊趙陵丘左心擊人頭石
轉至靈臺一天秦近山東之年猶五育

其患也夫哉五霸為其利而忘其害以攻
不睦之國而為其利之重
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新必無幸
矣諸侯不耕而食之粟而
從人之言好結交而
曰聽吾計可以無憂
之利而聽游史之巧言
其患無大於此者矣大王
下於下而據宜陽斷
之工蠶束

成寧榮陽則陽臺之宮素林之苑
非王之有也夫豈成寧施上靈
則王之賜外苑苑則安不事秦
則危夫造神而求福計死而忽生
秦而嗜楚者欲無害不可得也日
顧大王之計莫若為秦之南欲其
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
得也其地事秦也今韓而為秦而
如事秦則攻楚秦豈必盡其地楚
事也其地而攻秦則秦豈必盡其地

豈一國之職也哉
五以十五
 絕之國
號式郎非一故廣提
東既商
 清王戶天下姓國無過者
大王父兄
 我衆由樂然而品大正所
皆為一時
 之說不願百世利施心之說大正
者必曰
 有海之國地處極南
地勢高有無梁
 有自泰矣無奈何也大王覽其說
 而不計其實天健用策此固莫不
 以彼為可直開之書則欲三戰而終

三勝國與危邑其後雖有武勝之名而
有敵臣之敵是何也蓋不知勝以何本
之與趙相攻之以增秦與趙之戰
趙臣秦半數十萬人耶耶僅存雖有
勝之名而國以受其害是何故也秦
而趙弱今楚秦相攻秦師為見易
國韓獻安陽報趙師內秦命天子
不事秦以敵韓張我之而後趙
共渡清河趙師趙師趙師趙師
有也國一國一國一國一國一國

始皇意言死群臣無敢言死者國病甚乃為重書賜欽使與宦
會咸陽而葬以書付行符璽令趙高未使使者丙寅始皇崩於沙丘
時唯小子胡亥從趙子以謀人皆無在者丞相李斯恐天下有變不敢發
律最嚴趙所存秦子上官也欽使近自五人之及子胡亥共知之遂從丹
臣弟九原時署相卿車馬乃殺欽使官爵一石鮑虎以之趙高素與胡
亥相善乃賜快報書秦二世曰六月丙寅無詔封王王子獨賜快報書
曰趙即位為皇帝子胡亥子之地也胡亥曰好書何當日作而丞相謀事
不成乃殺之斯曰快報所位以用毒而丞相位不遂也

為權方今天下未有知上者乃快報書又謂丞相在臣所之下

史氏子在君與臣之口耳乎斯然高言其謀可及也秦二世為太子也賜
快報日服巡天下餘臣在山嶺神以迎封而快報書上書曰丞相望
不得為人子快報是太子不孝其賜劍自殺將軍等請
知王謀為人臣不忠亦賜死以望帝聖封書
獲得書送入舍自教書指上之陛下有人也
子為盜此天下重任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其非詐也
其也使者致使之快報為人仁謂秦二世賜子死何可更請手內國
假勞惜不肯死使者即以屬更使者還報胡亥斯意書大喜其快報

12

我皇明成祖皇帝二世皇帝存始聖於關山下三象宮藏日宮
 與諸葛亮無所不備以永銀馬百匹上具之文也事在登壇度不可成又
 今以近作機廟道神廟廟機勢自發云云二道出此中事二世皇帝
 生祠廟中無將出者又今先帝或宮諸無子者皆出此廟中先帝
 始帝位事而東殿常馬也信則將相帝前而中地也皇之始使朕深
 得山川未及而南趙高与孝思謀進何而賜朕茲之始有自致聖
 於陽風明矣祥之趙高趙思道用之毛德思飲沈其家乃言胡亥日開先
 帝以筆騎立太子久矣而朕常想不可以能思計不也朕之朕是王代者
 禁之既即位趙高日夜費之去其罪過子朕後不朕於事也朕之代今
 聖祖曰此王教之太子也一雖之乎永相以城不此罪之責朕不為牙賜
 死不久幸甚朕自當之朕既因是去月使去不願而朕之久道是也
 周今聖祖曰若其過多者而後日不罪而及四父之人因使有日榮昇
 二世言甚甚誠切使去之也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我何乃於八也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聖方聖聖此中不也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聖七年以趙高為郎中令其侍中用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未集隋先帝進行郡縣以永強盛朕海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下乃東行郡縣到諸石並海而聖會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illegible]

諸侯不止盜日甚多皆以之清靜作事蓋此也

世曰古語稱子思

和而

公不報於此為聖龍門之門

莊不遠走臣虜之勢不列於此

故為之以制海內雖有萬家之

之

官

不報先事而不為服

之

日此理能智矣

自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步

春秋未必盡請諸事不

特所以未利則於天下

也

雖治而旁宮殿為其

其日國之教言之

君德上內於是

[illegible]

年少時爲戲小兒大會劇中虎食不醒近人笑然夢見人食虎
虎食人虎無勢然之至憂斯其難也人之爲虎亦有能如虎者
趙事而所權端侯而入素果取卿相終心其在并天下則之矣

斯長子由焉三川守諸男皆上秦公主也秦諸子皆以貴與焉
出處三川皆告成陽斯大置酒於中宮與諸將大夫
卿士千數斯悅然曰天下手前所有三王之功大矣
富貴無財者未可知也然斯也及焉後世所說
功者又心從獄中上書曰陳興二世嘗以忠
書石非為秦而曰世謂上書使人誅為治史者更
自任
二止三年以趙高為丞相問東與日
秦在降之趙高置亂亂臣臣不臣分一驗侍臣獻於
史者曰趙高
易乎同左石或然或否唐高祖
長曰通諱公已居武關二世雖去其讓高以逆事將高回謝病不
曰虎唯其左輔政之臣也下云漢代高祖二
高祖與高祖武陽同起其弟趙氏謀殺二世更而公子王孫
我今聞秦在史平手平手條一主賢廣府門諸衛分儀野日賊入此計不
通而高祖封太子也中是言有大驚或夫或格殺死者數十人秦氏等
皆服王及坐位之左右皆通史無例者唯不立二世人口請何
以何不早言我乃至此子對曰臣不敢言故得全若臣言言皆上其秦事

又

趙語上 伯三六一六

此卷首尾殘闕，存者百九十行。首爲張孟談治晉陽事，次豫讓爲智伯復仇事，又次至卷末均爲蘇秦說六國事。按二五六九號春秋後語略出本卷首，正殘存豫讓復仇事一節，次題春秋後趙語第五，則豫讓事在後趙語第四，因知此殘卷爲春秋後語趙語上第四矣。孔衍原書雖未盡出，而十卷舊第，今可復明。卷一、二、三當爲秦語上、中、下，卷四、五趙語上下，卷六韓語，卷七魏語，卷八楚語。倫敦所藏敦煌書目，有春秋後語注燕第十，則卷九爲齊語矣。

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謂御覽所引後語，並出注文，未知爲衍本注，抑李昉等所增。羅振玉云：“據御覽服章部魏太子擊逢田子方於朝歌注，朝歌紂之所都，今衛州地。考衛州之名，始於五季，宋世因之，御覽成於太宗朝，已引注文，則作注者殆爲五季人。”按藤原佐世見在書目，衍書下又著錄春秋後語十卷，范陽盧藏用注。新唐書藝文志春秋類有盧藏用春秋後語十卷，疑“語”下脫“注”字，正與見在書目所著者同是一書。又檢新唐書卷三十九地理志，河北道有衛州，汲郡望，本治衛，貞觀元年徙治汲，正爲殷商舊畿。則衛州之置，蓋在前五代；盧藏用爲盛唐人，稱朝歌爲今衛州地者，固其宜矣。倫敦所藏敦煌遺書，有後語注卷八卷十兩卷，疑卽盧注，余尙未見。姑先正羅說於此，俟抵倫敦，更冀有以證實吾說也。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伯三六一六號
春秋後語趙語
用舍康實矣奉
恒時以族禁苦楚古慎之
其見則商周之制不能通也
身之治晉陽之官室
君曰吾亦已之
所周而國之
會將左之
事大元龜
補遺
張氏
會不
能守
有欲
以誠
下
村
則
可
也

有者方家之弊一也夫二王之心可以不棄而度得可欲矣智伯曰破牆
 而三其地又城二字各有方家用吾何謂焉不可智果見屠羊不問
 言之而與去更其往為韓氏通者不應見張蔭人見襄子曰豈謂
 智果諫門之殺其禍有幾哉之心入死而自出更林林今暮若不覺
 必及亡矣襄子語曰使張蔭與韓起之言吏日夜相趨以然言從之矣而次
 河水凍解宿甲救木而亂新楚翼而擊之意亦同乎此其間大敗智
 伯英智伯而三其地亦害伯之則以嚴器盡滅惟得其意不
 能滅智伯之仁懷德愛人之道是為州人當隆其廟以刺重六
 周心動因唐用其三月陳讓也內待君威為智伯報讎左右欲焚之
 乃曰且義人也幸吾時之直智伯已免意改而其言至於報讎此先王之賢

人也釋而弗誅居有頃陳讓子又來身爲厲宗爲惡使刑不可
赦知行先於市其妻不戒之行見其夫令人戒之爲泣曰夫子之
貨臣事主矣近幸子不爲臣顧不爲也煥身苦形不示
手陳讓子曰既委質臣事人而然之是懷去心以事君也自臣不
然不爲此事者將以耶夫古之爲人臣懷二邪心者之說去俱陳
讓伏不稿曰襄子出至橋馬勢襄子曰必是陳讓也使人視果
見陳讓也於是襄子面刺之曰子昔亦幸不事中行氏乎智伯盡
滅之乎不爲報仇反委質臣事之乎智伯死何猶爲解深也陳讓
曰臣之事中行氏時衆人遇我而衆人無之生於智伯國士遇我而
國士報之襄子也然數曰汝者乎陳讓子爲之智伯報仇我與衆人之
故亦已足矣子其目爲計寡人不擇乎使與國之陳讓曰臣聞主不

撫人楚忠臣死名存前君已竟恩故臣天下莫不稱君賢今日更事
自固執殊難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大堅也奉布腹心之
衷子義之能附君之衣以爲之懷德故雖受辱而擊之可也報君德
矣遂伏劍而死趙國志士聞之皆流涕垂手有疾卒其先仰首之不
得去之廢其太子更立代成君之子元爲太子是爲獻太子今列侯立
列侯六年韓魏皆立后請侯列侯后青而其相公仲連曰更之成更所
以貴之乎遠曰否之可也貴之用否列侯乃以四萬畝賜善戰者又其相連
語而不焉君一月韓列侯之代還門曰未有可者有頃列侯又問卒不
与乃韓侯不解既而韓士之牛書荀然徐越是虎侍於列侯或仇之
以仁或勸之以使然或教之以節用然悉列侯使之謂相公曰歌者之曲
且心迷官牛書爲師荀然爲中尉徐越爲內史賜相水三萬石不爲

歌者列侯九年平子敬侯立始都取邯戰二年與韓魏共滅晉而
奔其地十三年侯卒子威侯立 或侯十五年平子南侯立之國天
下諸侯以秦越為大而秦自孝公以來整食諸侯之患也行之其
自周而末欲說南侯之弟東陽君為相不悅蓋秦乃去之蓋會秦
陽君卒秦乃復使燕而末竟前秦曰天下無相之患以秦而亦使之
高賢之教時顧秦教陳忠行司之而失矣雖然秦陽君始君不任事
是以外客將士莫敢盡於前者今秦陽君相韓令君乃以民士相親
臣故敢盡其愚慮為君計莫若與民無事無事為也安民
之本在於得吏吏得則民安得吏不得則民亂身不安請言以愚
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以齊而民不得安倚韓改秦而民不
得安故夫韓人之色德恐君辭謝然人之交是與夫王慎其出口趙丹左

右言所以異陰陽而已君誠能聽言雖必致友焉善表之此齊必致
魚塩之益楚必致楮袖之國韓魏皆可使發湯沐之奉而貴戚乞乞
皆可受封侯夫割地動實公伯之可以置軍檢時而不也則侯貴戚
哉之可以放然而事也本君岳終而則有之此臣之所為君顧也今大王
為秦則必弱韓魏而盡必窮楚然則則所以韓魏則動而國動則
即楚河外則雖道下通楚楚則無復其三系者不可不慮也夫秦
下取道而陽動則韓也周則楚也自鉅敖而取淇則齊也入報秦
於中東則必舉其甲而向趙矣趙度甲則斷漳後臨晉則無乃戰也
將此之下此臣所謂石息也當今之時山東已建國莫強於趙也
二千餘里甲甲知十萬車千乘濟乃之粟友如韋西有岸山南有河
漳東河有清地有華同弱國莫是長也秦之下也天下莫如趙
然秦不敢舉兵而伐趙者何韓魏之嚴其後也韓魏則趙之南蔽也

秦之攻韓魏也無有若小大以之但積其食之傳因都而止韓魏下
能友秦必入臣於秦無韓魏之患則禍必移於趙矣此臣之所為君
患也臣聞堯無三大之命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
王漸侯陽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安為天子故得其道是
以則至外斷其敵之強內度其卒之用不待而卒相害而厥敗存亡
之機固已形於智中矣臣聞存宋人之言以宜其事或臣竊以為秦
下之地圖案諸侯卒十倍秦六國為一平方而攻秦必破矣今西向
而事之用自若秦大破人之與敵於人使人之與敵於人豈可同日論哉
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事秦或則言南面稱孤或則言聽命
晉前軒寬民有長使楚人於楚中有秦患而不與其事之故大衡
人日夜倍以秦權忌憚於秦以求割地故魏大王然則之臣聞明主絕
去後屏說言要用索之所故書主與地張武之臣請辭陳惠於前矣

竊爲大王計莫若一解魏齊之難。魏從魏以宿客秦令天下將相會於
汜水之上通質刑白馬盟會約。今秦欲楚齊魏各出魏師以攻之。料
魏其糧道。趙涉河漳。魏守常山之北。秦攻魏則魏絕其後。齊出師以攻
之。趙涉河漳。魏守其中。秦攻齊則魏絕其後。守韓城。舉魏塞牛道。趙
涉河漳。守其出魏師以攻之。秦攻魏則趙守常山。楚軍截閼。魏軍河木。齊
韓魏皆出魏師以攻之。秦攻魏則韓軍宜陽。楚軍故閼。魏軍河水。齊
涉清河。燕出魏師以攻之。諸侯下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從魏以
省秦則秦甲必不敢出。代函谷以塞山東。要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
曰。索人年少。立國之日淺。未嘗聞政教之長計。今秦豈有意吞天下
諸侯。索人敬以國從。乃鄒章曰。秦貴金。年歲百金。百變解。解千鈞以
諸侯。於是蘇秦從趙之韓。惠王曰。韓以有軍。洛之國。西有宜陽。高城之
塞。東有卷。據濟水。南有滎山。地方九百里。帶甲四十萬。天下之強馬也。

勞師役耕出穀子少所恃力雖未耒耜時耨六百步之外耕之卒遽
足而射可獲不下逮者後歲留連此者必心耕民之劍戟皆出於其
山竊發墨陽合相師屯焉則太阿皆隕前焉焉木亦斃墨甲機盡
力斂鞠革枝收而夫耕卒之勇甲散墨甲斃焉帶利劍一人者百足言
也夫以耕卒之劍與大至是時乃斂而率秦交臂而服若社稷而爲
天下羨無於此者矣故朝大至而率秦必聚宜陽以舉今年歲
之明年人復起與之則無地以給之下焉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夫大
王之必有憂而秦之求身已以有盡是後運步已之而此不謂不患結
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自周靜日寧焉爲焉曰無爲乎漢今西面交
解而後事不牛漢乎夫以王之賢壯強耕之兵有牛漢之名而爲大王
羞之王佛然然色穰穰素仰仰天曰然當之雖上不能事秦今上當以王
之詔之敬秦社稷以從 且上燕秦者皆起趙秦且曰大王是也南有陽

謝詳陳涉新鄧邵陵年陽新都東有維楚者秦無歸而有長地之故北
有河水秦楚取秦地方千里地名曰少室而田舍廬廩之什言收人民之粟
牛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重若三年之衆也秦國天下楚楚然
雖王文強希狼之秦以假天下者有秦惠不敵其禍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
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帝集常官受冠帶祠春人
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趙王句臨戰解車三千人衛大者於平道
我王率三千人草車三百重創趙王極野是其年秦武能害其國
也今猶開大王之車我力亡者明方秦勢以萬萬後世方車三百乘
騎五千正此其過趙王也王也王也王也王也王也王也王也王也王也
必割地効賄故其不用而國已虧矣凡人之居世之言秦者皆好人非
忠臣也夫爲人割地其害之於國外偷一旦之切而不顧其後故公
家後私門外狹楚秦勢之以四如其主以求割地則七王重秦之國

秦曰：雖天下無陽，奈何？毛髮不伐，豈成？何意？應不定，後有大
患，將何之？大玉成能，應以六國改觀，專心并力，一意則必無強秦之
患，故秦邑趙王使臣勸應，則秦明約在之。應王曰：言人不
肖，未嘗得聞。於今，王君主以趙王之故，以國從

燕秦，因東就齊，應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
此所謂四塞之方，千里莽丘，十萬里山，齊王之良，公家之兵，
進若無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封太山，絕清河，
涉北海，臨之，田之，千戶，臣宿廢之，王臣男子三十七萬，不得衛，我代
逐除，而臨淄之卒，固已廿一矣，臨淄其富而實，民莫不吹笙鼓琴，
彈琴抗行，飲客，關鷄，食肉，六博，蹴鞠，者，臨淄之塗，車擊人擊
肩，廣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而富，志高而揚，
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有人，而臣西面而事秦，臣竊
為大王羞之，且夫將起之，可以要秦者，為馬秦，後趙，漢，界也，其

出而相不當出言曰戰勝存亡之機決矣得起戰而不勝秦者
半折四境不守戰不勝則國亡隨其流是戰勝之不重與焉
秦戰而輕為之計是今秦之攻齊之不然而秦之攻齊而
言陽之道任才無天之際早不得是戰勝不勝以存亡之言臣
不能遇秦雖欲決人則狼顧思我其流是以同其處而而不
敢進則秦不能言齊亦難矣夫王對秦之無奈何齊而為而
事之是舉息之計過也今秦臣事秦之長而百強國之資其固
大王少留意計也齊王曰莫不有僻是遠海而通東境之國也
齊王閉條藏今足下以趙王之結之故以國攻齊而秦乃西南
楚王曰天下無國也主天下之賢主也而齊中鄰邦東有周海
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松陰郡 萬五千里而中百刀車千余騎
乃是累父十年以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今

乃欲西事秦諸侯莫不面稱臣而實背之天下共秦之惡齊莫若此
獨則之弱秦楚強則秦強其世不可兩立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
大王不從秦必起而軍一軍戡國一軍下世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
國莫先於亂也然其未有患已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魏王早計
大王欲能聽臣之言今山東之國奉四時之敬以王王明臣委社稷宗廟
魏士屬兵在大王不用之大王欲能聽臣之言則魏國之勢若此
又必免流亡之患秦雖事在實外而誠臣聞是王行或則秦亦令
一州王之秦而有市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夫秦之國而安天下之
仇也衛人得魏國諸侯當秦以此西稱臣而秦雖有之入其割其地
以文秦秦之威以內如其主策則魏人臣不忠無過此者故臣聞諸
侯割地事是衛人則魏人當秦以此西稱臣而秦雖有之入其割其地
魏王使魏國對秦明約在大王之楚王曰齊人之國而與秦接境秦

有舉已兵并漢中之心秦肅穆之國不可觀辨魏百代秦思不可
保謀思及必為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實百封以楚秦不見
馬肉與犀象謀下受河也實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福如懸旌無
終信不憂故天下實皆保在危國實性本杜絕代是國金銀而耳力
身
初秦與張儀事思公先生十餘年時是六勢雖有百家之言
思公先生弟子晉傑人為之編纂深至百有餘類下近市中使我
則然亦不主之矣然秦下近市中思公先生後下近市中思公先生
秦之為張儀也然則建德索獨是時自會之秦秦非秦隊內仇不
如秦也秦終而歸所近之費用所以與人傳之秦秦之秦秦秦
積之秦張儀人楚秦人建之其陳亦易水也秦秦有一之約債百金
秦秦下與邯鄲之仇有秦人矣秦秦注說之秦人秦秦秦百金其秦

明珠日石之与客无故而逃之白金其数不啻万金也獲在留客天下之耕
 士立族之间并事教地而海隅之民他雖不立其白金者蓋秦主趙
 相索九道明珠白璧黑銀之類黃金重溲蓋秦得以爲用乃唯然周鼎
 王左右索知蓋秦主之不信西人秦主意王又不能用蓋秦留父里報裏
 幣黃金盡乃還師家室廢民屈負青燭棄刑客指樞而面目盡黑狀
 有飢色劉康妻不爲下機婢姑父丑不与言時笑之俄日周之始治產業
 力而積遺十一以爲協會子擇本而事口舌因不市道平蓋秦自後日與
 平妻下以我爲夫姓不以爲外又世不以爲子母是秦之罪也乃州戶不出
 國天子策已屈首而受書不能以說人其出其金玉錦繡而不取智相身
 其者服衣布衣以爲衣是衣者蓋秦還知十得同書陳香而趙之故聘引
 雖判其服血既歸秦年以出賜廣爲口以可以說富世之居矣既來矣則通

為通諸侯會食從約禮樂在是為制長并指六國皆佩其印乃還報趙王
後趙使還之車騎精重其衆數倍王者行過洛陽周顯王聞之皆懼除
道使人支迎乃來歸家乃歸趙妻媵創曰不敢卻伏侍食盡秦笑其
賢何乃前與趙通也後秦謂伏以面掩以面則日季不強而金多故之
後秦喜以此人之才富貴之魏則威震韓之貴賄則投易之死秦人
使我君與趙負郭田二頃金置飲佩之簡相印手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復有什寶貨百餘萬資財以自資積聚而後歸不復與趙有也
未幾趙乃言趙王曰我非趙王之臣我至是也秦王笑曰

又

趙語下 伯二八七二

此在二八七二卷背，字小行密，首尾殘缺，存者五十九行。載古史事六則：一、魯仲連不肯帝秦，二、李同說平原君，三、平原君斬笑嬖者美人，四、魯仲連不受封，五、虞卿爲平原君請封，六、秦昭王好書遺平原君。皆記戰國時趙事，余因疑爲孔衍春秋後語；持與二五六九號卷子後語略出本相校，第三、四、五三則正相同，則爲後語趙語無疑也。略出本尚有毛遂自薦一則，在此本當在殘缺部中，則此卷爲孔衍原帙，又無疑也。衍書原帙，羅振玉曾印行秦語魏語兩卷；余來巴黎，更獲見秦語趙語各一卷，考定秦語在卷第二，趙語在卷第四，此在原書爲卷第五，則余前疑趙語分上下卷者，至是證明矣。

略出本第四、五則在第三則前，與史記平原君列傳之次叙爲近。兩本相校，文字不同之處，亦互有勝負，別爲札記，著入敦煌羣書校補中。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伯二八七二號
春秋後語趙語
伯二八七二號
春秋後語趙語

又

魏語 伯二五八九 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第二冊)

春秋後魏語殘卷百二十行，亦巴黎圖書館所藏。首尾均損，不見書題，而以略出本證之，知爲春秋後魏語。略出本魏語僅記樂羊爲將，文侯飲酒，西門豹治鄆，襄王爲中天之臺，秦始皇帝與鄢陵君易地，凡五事；此卷雖殘闕，然尙得十事，中間又有闕損。趙惠文王惡范痤章佚後半，吳起去西河章佚前半，而襄王爲中天之臺，及秦易鄢陵君地二章，則兩卷均有之，知此卷爲後語原本，確無可疑。且以此卷例之，知略出本所刪節蓋十六七矣。此書絕於人世者垂七八百年，一旦出於窮荒萬里之外，予復得伯希和君之遺珠，俾今日得會合印行，豈非快事！惜秦語中第二尙不得見，當更求之伯氏，延津之合，期諸異時，展對之餘，已爲神往矣。一九一三年六月

英京藏敦煌書目有春秋後秦語下，則秦語果分三卷。又有春秋後語注，存楚第八，燕第十，則此書卷第可考者：卷一、二、三爲秦語，五爲趙，六爲韓，七爲魏，八爲楚，十爲燕，所不可知者卷四及卷九耳。疑四爲齊，九則楚之下卷也。又予定御覽所引後語注非李昉所增，今英京本楚語燕語有注，又爲鄒說得一證矣。是年十一月

又記 羅振玉：雲堂校刊羣書敍錄卷下，十七一十八頁。

出王再拜而遣之唐昨到入見秦王曰大人言然為
速往山基苦矣夫魏之來求救者冀人知魏之急也
唯對曰大王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臣竊以為用策之
無王矣夫魏之來求救者冀人知魏之急也
著受冠帶祠春秋者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有楚
之兵已合於魏郊而秦救不發必將賴其未急也使
之而急彼日割地而無從王當奚救焉必待其急而
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獲二至之晉楚則王何利焉

於是秦王遂發兵救魏。以漢元也。趙惠文王愿
苑使使人來告曰：爲我致意吾請獻七十里地於魏。
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斂。庖曰：上屋弱，能請使者曰：
乃民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日守西河
而秦不敢東向韓。實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
吳起曰：此三切者，子皆出吾下，而僅加吾上，何也？田
文曰：王小國，親大臣，未附方是之時，屬之子，屬之我
吳起曰：然。良久曰：屬之子，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

上也吳起乃自知不若田文田文既死公州為相公州高起公王而欲害於吳起公州之條曰起易去耳公州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度廉而自喜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君之國小使与秦接壤秦之無留也武侯即日奈何君因曰試區區公王起有留心則必受無留心則必受此下之國石吳起与歸令公王起而輕君吳起見公王之貶君也則必歸於是公州如其計為

之起泉薛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如楚吳起
之出也至於應門望西河五其日富觀云意
視去天下如脫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
而應之日君誠使我果能於秦如必可亡西河
以至今君聽護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地屬秦
矣是石泛耳武侯十六年卒子惠王立卅年
代趙君告急于齊宣王使孫臏救趙王大興
師使太子申為大將軍與龐涓俱距齊過宋

黃子謙曰：臣聞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徐子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政齊大勝，而不過有趙貴，不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矣。此臣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公子之言而還。太子欲還，其條曰：將出而還，與北同罪。太子遂行，與秦人戰，敗焉。張為奇軍，所虜雍洸死。惠王卅一年，秦趙會於我秦，持公孫鞅，詐我公子卬而襲取具軍於是我惠王。安邑近秦，懼復為秦所襲，遂

從治大梁乃卑辭厚幣以招賢者郭伋得子既孟軻
皆來如梁謂孟子曰齊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
上將死國空虛若先君宗廟社稷齊人甚愧之子不
速千里厚幣將何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以言
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
下爭利則國危矣為人君者欲利而已矣何利為
惠王十六年牛薨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於牛目取為
道而葬焉羣臣多諫太子曰雪甚如此而人盡行臣必

善病又官責將不給請弛期更曰太子曰為人子而長
官責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德不義子也勿道高才
韋臣莫敢復諫而吉犀首犀首日吾未有人言也
其往惠子乎請告惠子惠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
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子曰昔王季康葬於楚山之尾
水盡其墓楨之前和見文王曰昔先君一欲見韋臣百姓
也出棺得幕朝以百姓而更葬之此又王之義也今
葬有日矣而雪甚難行太子以及日之故得無嫌

於故華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餽少留而扶社稷。
必點首也。故使雨雪甚。因馳期而更日。此天之義也。
太子曰。善。敬從期。而擇日。為太子既立。是為哀王。
哀王元年。與諸侯會于徐州。謀相王也。於是追尊父
惠王為哀王。改為中天之臺。日敢諫者死。許綰負累。
係桎而入。曰。臣聞天与地相去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
何也。對曰。臣聞天与地相去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
負五七千五百里之臺。王七千五百里之臺。基趾當

廣漢廣七千里盡王之地不足為之基必欲為之
起其代諸後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二千餘
里乃足耳然林木之積又使之衆倉粟之輸當給其
外乃可作裏王嘿然無以應之乃遂罷築者耳
襄王十六年平子哀王立哀王以田需為相甚貴
信之惠子謂田需曰子必善事左右今決楊柳豫樹
樹生所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扶之以無生楊
夫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

之難而去之易今子雅自樹易生於王而欲去子者
則子必危矣哀王九年相田而死而張儀犀
首韓公是在於魏楚相昭侯魚不善三子謂
卒子景湜王五十五年卒子假王立三年秦
始皇使王賁引洪溝灌大梁大梁城壞虜
百餘而魏王自亡秦之族也秦始皇
既滅魏使人謂鄢陵君曰索人故以五百里
之地易鄢陵五十里君其許寡人乎鄢陵君

日大王加惠人太湯小率其雖然受城地於先王
顧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郢陵君乃使
唐睢至秦始皇見之謂唐睢曰秦滅韓魏
而郢陵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
故不賂意焉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
送秦人者輕秦人故也唐睢對曰吾非敢若此
也鄭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弗敢易
也豈直五里百步乎夫不義利而割義利者

之事懷想未發顧烈擊天与臣將而矣若士
之怒伏尸一人流血五步天下爲素今日是也
進劍而起進始皇仁掩長跪而謝曰先生何
速至此東人論論矣大韓魏滅亡而鄒陵君
以五十里一城存者使以有先生故也
鄒陵人縮高其子仕於秦以爲管守信
後君攻之不下乃使人謂鄒陵君曰具遣縮高
吾將士之使爲持國慰鄒陵君曰小國不能必

使其臣使者自往請使更通使者至縮高曰
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入攻子守人之大
笑見臣而下是背主也又教子背主非君之喜
聞敢再拜謹使者以報還陽君大怒遣大使
更之鄒陽君曰鄒陽之地近由魏也今吾攻
則秦兵不返社稷必危顛君出車編萬而
若君不致无臣將殺十萬之師若城下
鄒陽君曰吾先君武威後受詔讎經

卒受奉符之旨曰子勉又臣勉君有常
可謂人矣卒成亡子不

春秋後語

略出本 伯二五六九

鳴沙石室佚書影印本(第二册)

孔衍春秋後國語略出殘卷，巴黎圖書館藏，前端殘闕，而中間每篇出書題及撰人名，計存趙語第五，韓語第六，魏語第七，楚語第八凡四篇，後有番書尺許。此書唐書藝文志史部雜史類宋史藝文志別史類均著錄作十卷。孔衍字舒元，魯國人，晉明帝時官廣陵太守，見晉書儒林傳。劉知幾史通內篇：“孔衍以戰國策所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留者七國（秦齊燕楚三晉）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惟後語存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邱明者，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云云。予案據諸書所言，則此書記述七國，總爲十卷；而是殘卷，則僅百四十八行，已有趙韓魏楚四國，紀事簡略，殆已得全書之半。初以爲疑，及以予所藏秦語及巴黎所藏魏語兩殘卷校之，則詳略大異。蓋彼二卷爲衍原書，此則刪節之本，唐人所謂“略出”者也。宋初敕撰太平御覽，引後語六十餘事，剡川姚氏亦據以勘正國策，然姚氏自記，謂訪之數年方得，則南宋之初，已不易遺。玉海言通鑑外紀引此書，元吳師道國策識語，謂後語今不可得，賴姚本得見一二，則是亡佚於宋元之際，故深甯已不得見矣。

御覽所引後語，並出注文，章氏隋書經籍志考證謂“御覽所引，未知爲衍本注，抑李昉等所增。”予案姚氏補高誘注戰國策卷一顏率下續注：“率名也，當如字；或云力出切，後語注。”又“謀於葉庭之中”，續注引後語作“章華之庭”，注云：“徐廣曰，華容有章華庭”，以是證之，知御覽所引，確是後語原注，非李昉等所增也，明矣。又據

御覽服章部“魏太子擊逢田子方於朝歌”，注“朝歌紂之所都，今衛州地”，考衛州之名，始於五季，宋世因之，御覽成於太宗朝，已引注文，則作注者殆爲五季人，又可知也。至此書與國策史記異同，別校錄之，而第考其傳佚與其可貴者於卷尾。一九一三年六月寫 羅振玉：雲掌校刊羣書統錄卷下，十四—十六頁。

重民按：卷背有題記云：“沙州大雲律師道英春秋後語十卷”，據此，知此本爲大雲寺道英藏本，此略出本亦分十卷。

君已寬懷於天下其不稱君者何也蓋其臣之賢也
衣而歸其臣之賢也恨非所定之數而心於之者其
衣而歸其臣之賢也恨非所定之數而心於之者其
衣而歸其臣之賢也恨非所定之數而心於之者其
衣而歸其臣之賢也恨非所定之數而心於之者其
衣而歸其臣之賢也恨非所定之數而心於之者其

戰事十二年秦漢我而圍邯鄲平原君如楚與合從
救平原君素喜賓客食客三千人於邯鄲平原君如
平原君曰使文能取相即善武不能取相即相畢屋
下士不外素取門下充其可也自請請於平原
君之處世譬如鍾之處囊其鐘也今先生之平而無
能也逐日臣乃今日清處囊中遂若早得處囊中其
能也逐日臣乃今日清處囊中遂若早得處囊中其

待鋒見也平原君乃許以倍十九人皆笑之曰此聖楚之智昭之平原
君見楚王論合從之利害曰出而言曰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就止上
乃索劍磨盾而上謂平原君曰合從利害兩言決耳今日而出言中不決者
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曰
未下吾與君言汝何為者毛遂索劍而前曰臣之所過者皆心也
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王今楚於趙之手
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之陽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百里之
地楚王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國之強天下不能
自起小豎子耳卒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亦
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也
今從者為楚不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商若先生之言

社稷以從之乎楚王曰定矣遂謂楚王左右曰取雞狗血采遂銅鉛
而跪進之謂趙王曰王當啖盟定從約次者吾君次者遂曰定從
教上毛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噫此於天下公等碌
碌謂曰人事成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曰勝不敢復相士也勝之所相多者
貴人貴者數百自以為不失矣今乃於毛先生處失之毛先生處才之舌強
於百萬之師一至於此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勝安敢復相天下之士哉
毛遂
平原君乃置酒起前千金為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
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則有取者是高賈之人仲連遂
解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平原君
平原君曰龍淵之夜駕至平原君曰龍淵虞卿欲為兄封

君曰：能地日此甚不可王舉君而相者非君之智也。然今王
之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君親戚故人也，
不鮮無能受割地，不言無功者，自以為親戚故人也。存耶？
是親戚受地，成而國人計功，此甚不可。君必勿聽平也。君
乃不敢復言。

初平原君家僕伯也。民臣家貧，僕者隨君。一日，
水而平原君夫人居樓上，觀見大夫，明日登樓，平原君
聞君之好，不遠千里至者，君能貴士而賤色也。且不幸有跛
者，疾而君之僕官夫人，見而笑之，不覺其有疾也。
君之曰：「語僕者，遂去平原君。」君曰：「吾親望子，乃欲笑之，故而致去。」
平原君不其手，平原君不其手，平原君不其手，平原君不其手。

君曰勝所以待諸君小當而失禮也而客去者何多也門下
人皆對曰君之不慈發聲者夫人謂君為愛色而賤士也
其後年原之乃斬其夫人頭自造門下進呈者而謝不貢
乃復却來

春秋後語韓語第六

孔衍撰

韓之先與周同姓自韓宣王下至康子四世為晉卿列於春秋
三年肅政為嚴仲子茲韓相侯累初仲子與侯累爭
子懼誅出之遊於諸侯求人可以報侯累者至齊人

政法寡避仇隱於屠肆之間蘇仲往見之知其賢乃奉金
金者溢前為政也蘇政驚其厚回謝不受仲子固進之政曰
臣母老家貧客遊以為獨屠者可以旦夕得甘脆以供養親
不敢當仲子之賜仲子屏人以政言曰臣有仇竊聞足下高義
以進百金者將為夫人展福也貴將以交足下之款耳豈敢以
臣子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者徒以供養老母耳臣
不敢以許人也仲子固請說司政者不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久之政母乃死既葬除服政曰妾手政乃市井賤之人鼓刀以屠
蘇仲子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舉百金為老母葬
雖不受是亦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慨時賢之音而執情窮僻之

而改獨去可以懲而上于且前日所不許者。夫之故也。今之已改。
改將為知已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不許仲子。
者。老親在故也。今不許。親亡子所欲報仇者為誰。今願聞命矣。得
從事焉。仲子具言曰。韓相侯累韓君之事。父也。宗族甚盛。兵
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得。就今足下幸不棄請具車騎。臣
恐不輔。冀改日韓之之衛聞不甚。遂令然人之相。又因君之親。此其勢
不可多人。不能無得。失則語泄。是韓舉國而之仲子為難。
不若武遂謝車騎。以士獨行至韓。使累坐相府持戟兵衛。遂
入。直入上殿。刺然侯。累左右大亂。改大呼所擊然者數千人。
人眼眉腹而孔莫知為誰。韓取改。既謀於市。有能知者之亦
不之。愛妻之身而不楊。吾之者於天下。

市視之日勇哉壯氣矜而隆是其逸育而高義
後兄弟無在者此為我故也乃抱尸而哭曰此妻也弟執斧并里
而次也亦自然於政尸傍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霸政也實乃其好
烈女也

春秋後魏語第七

杜平之孫曰文侯以樂平為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中山文侯
其子而遣之大樂平出於幕下而慰之盡一孟遂攻滅中山
其謂堵師贊曰樂平以我故食其子之食堵師對曰其子
不食之其誰食而不食樂平既罷中山其後
文侯飲酒皆令諸大夫論已才能或言其仁或言其
言君之智盡於任臣而君不肖臣君也文侯曰何一
不肖臣君也而臣之子以此知君之不肖文侯大
笑

出次復習、黃、日君賢者也臣聞其主賢其臣言必直今座之言
此知君之賢也文侯大喜使翟黃召任座而令文侯下堂而迎之任座
客、大侯、西門掬為鄭令西門豹既到鄭會其長老問任
所交皆長老皆言昔也為河伯娶婦豹因問其故長老曰、
常取銀百姓取錢得數百萬用二三十分為河伯娶婦與至祠六分
其餘錢持歸當其時至視行視小室女見好者曰當為河伯婦即持
洗沐衣冠治新室蠶絲綵衣閉居齋戒為治齋宮於河上張綾綺
帷帳女居其中具牛酒飲食行十餘日施粉黛之嫁女牀席令女居
其上浮河中始浮可行數十里乃沒其所從來久遠臣人俗語曰即不
中伯取水乘漂沒溺其已人西門豹曰生且死婦之時幸未語告之也
一當往送女皆曰諾既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觀者三牛人其至視者
一士人也年七十有餘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縐衣一其後西門豹曰河

此耳吾昨日此庸夫之怒也非怒之怒也夫諸
王侯之怒也非怒之怒也夫諸王侯之怒也
豈於飲上此三子者而衣之士懷怒未發後
伏虎二人
先生何
有先生
論矣夫韓魏滅亡而鄢陵君以五十里之地
春秋後楚語第八

前王十一年李弟宣王立以昭矣恤為相諸侯畏之王曰
之畏也爾照直人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
食我天帝令我於百獸長食我是達天帝之命子之言我
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能无走乎席以為必隨而後
皆走席不知其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於今坐地方五
任於昭矣恤北方非畏昭矣恤其實畏王也中兵故
人見者
君威也君若不用則威已棄
魏王也

此山者子之...
信也...
王強...
對曰...
王...
是...
掩鼻王怒而刺之

而使諸侯四面事秦於咸陽
地四軍諸侯四面無不
而與楚境北與趙境東
接壤之國無不與秦
秦之都以為不邑長為昆弟之國於身無補而作
秦女為大王其後秦動不
中地亦復與秦無
地多陷惡山者殺所生非燕而後以之食
藉賴地方不過百里無二年之食
其中矣除守邊事却諸侯不
今秦中百
萬萬

人之說大王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梁，秦與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何也。大王覽其說而不計其害，聽之而當，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與危。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敗之實，得齊大而魯小，今秦之與齊，趙猶齊之與魯，秦亦趙敵，於河漳趙已秦卒數十萬人，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今秦嫁女娶婦，爲兄弟之國，韓、魏、趙、魏，効河外，今大王不事秦，而韓、魏、趙、魏兵渡清河，始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旦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矣。臣說願大王孰計之，齊王許。

張儀去齊，西說趙，肅侯曰：「弊邑秦王使臣効過於大王，臣天下以霸秦，兵不敢出，今十五年矣。大王欲行，山東獎邑怨懼，將服，然甲厲兵，將事大王，臣恐大王之計，不若臣之計也。臣恐大王之計，不若臣之計也。」

趙南并漢，東苞兩河，西連九塞，守白馬之津，秦非僻遠，然而心怨，含怒，日久矣。今秦有獎甲，敕兵，軍於電池，願渡河，踰漳，據潘，臣

會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征殺封之事。故使臣聞之。
使者情。覆秦。為武諸侯。是為非。以非為是。故及覆秦。
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楚與秦。為民茅土之國。而韓魏齊東。秦之民。齊獻海境之池。與即
斷趙之右臂。夫而求與人開。失其黨。而後君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軍。其一
軍塞河道。二軍屯於成臯。三軍攻魏。而攻外一軍。
左。趙王曰。秦之所攻。皆天下之先見也。秦之所攻。皆天下之先見也。
子當以其姊為大室妻。欲并伐。縛與代王遇於句注之樓。乃金車最其尾。令
可以擊人。如伐王飲。當尉人曰。即酒酣。案進熱豎及射。豎走。於是酒酣。豎走。
人進升。及拜以擊伐王其姊。度并以自然。故至今有唐并山。天下莫不聞矣。
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既聞所見。且以趙王為親。可乎。趙興兵攻燕。燕圍無救。

劫大王，劉城以和。趙王已入會，池如河間事秦。秦王甲兵驅
趙而西，以攻燕。趙王之首也，且於時趙之兵皆取焉。
代今主王，不取。趙王是而有德秦之懷南無席楚之意。
大王與秦，秦王親信，常報未至。由王幸子武王立，故王曰為太子將不悅於
張儀及即位，君臣少諒儀，曰左右責國以取客於秦。秦乃天下諸侯
聞之皆叛衡而復合從也。武王元年，羣臣曰：「惡張儀。」
誅回為武王曰：「儀有過計，願効之王。」曰：「奈何？」曰：「東方有大變，然從王可以多利。」
地今齊王甚增儀之所任，必與所代之儀，願効其不肖之身，魏齊必罰魏齊之
兵連於城下，不得指者，莫知其期，代韓、三川出，以助王。齊以助王，
名聲大振，而後知。此其所以為也。

何者... 夫儀之出... 秦王... 秦...
... 其計此非託儀而何...
... 年而卒... 魏人也... 與秦俱學...
... 相... 辟... 無行資... 盜相... 辟...
... 告... 相...
... 是務欲困...
... 夏... 故...
... 自...
... 大王... 萬人...
... 大王曰... 夫周... 大國之義... 得... 子... 願... 九... 大國... 之... 而...

之下小也之上其曰者矣又曰齊王曰宣公將事於楚使楚獻與白不可
是之君臣欲得九鼎相之故也其曰久矣入楚隨而不相齊王曰宣人何
柯遂之行而為之解類率曰弊已固賴大為王惠之肅者非臺墨實錄
可惟據據事實而論非字卑集錄免焉此等文字可止此也而有因且
代教謂九鼎一書九百八十八卷之說云云士羣師嚴與折兵被所以作者稱此
今王大臣有其人何能至此王大臣為大王所誤之言王曰臣等不敢言無與
類章曰不敢大國疾余何從契邑遂削以死命王乃止蔡令楊忠我以此事
自問心腹之公事王大臣則以其事秦密也趙國之計其意甚明也
王大臣之失錢哉以腐事同隨之兵仇植率以善報故也桓靈不廢學之言
是其所言也夫秦之攻魏魏之自若天下之心使漢之政以秦之入國石

伯二五六九號 春秋後語

武二年初以... 為友丞相甘茂居左
... 不折與甘茂曰請之...
... 息壤甘茂曰宜賜大
... 行十里改之雖矣昔
... 其必無...
... 然歸自秦然人其
... 夫以...
... 之信

出王再拜而道之唐。昨到入見秦王曰：「丈人苦然，乃
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者，秦人知魏之急也。唐
昨對曰：「大王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臣竊以為用策之
臣無任矣。」夫魏方乘之圍，然所以西面而事秦，而魏東
蕃受割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也。以為與也。今齊楚
之兵已合於魏郊，而秦救不發，將賴其未急也。使
之而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當奚救焉？必待其急而
救之，是失一東蕃之魏而強二到之齊楚，則王何利焉？

於是秦王遂發兵救魏以洩完也。趙惠文王原
先使人來告曰：「為我敘煙，吾請獻方十里地。」
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殺之，煙回上屋，窮地請使者。
而秦府庫子熟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日守西河，
而秦不敢東向韓。」賓從子熟與起田文曰：「不如子
吳起曰：「此三切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
田文曰：「主小國，起大臣，未附方是之時，屬之子屬之我，
吳起嘿然良久曰：「屬之子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

也吳起乃自知不若田文田文既死公州為相公
州尚理公王而欲害於吳起公州之僚曰起易去耳
公州曰奈何其僚曰吳起為人節度廉而自喜君
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君之國小使
與強秦接壤臣懼恐吳起之無留心武侯即日余
君因曰試之公王起有留心則必受無留心則
必辭此卜之因名吳起與歸令公王起而輕君吳
起見公王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公州如其計為

之起果薛武侯之起懼得罪遂去如楚吳起
之出也至於應門望西河泣其襟曰竊觀公意
視去天下如脫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曰
而應之日君誠使我畢能於秦之必可亡西河可
以至今君聽護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現屬秦亦久
矣是以泣耳 武侯十六年卒子惠王立卅年
趙君告急於齊宣王使孫臏救趙王大興
使太子申為大將軍與龐涓俱距齊過水

可得聞乎徐子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
勝而不過有趙貴不意為王若戰不勝則万世無
魏矣此臣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公子之
言而還太子欲還其條曰將出而還與北同罪太子
遂行與齊人戰敗馬陵為齊軍所虜龐涓死
惠王卅一年秦趙有共伐我秦將公孫鞅詐我公子而
襲取兵軍於是惠王以安邑近秦懼復為秦所襲遂

德治大梁乃卑驛厚葬以招賢者郭衍厚子視孟軻
皆未如梁謂孟子曰齊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
上將死國空虛者先君宗廟社稷實人甚愧之子不
是千里厚葬其將何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言
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
下爭利則國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惠王十六年牛薨有曰矣天大雨雪甚至於牛目且為積
道而葬焉羣臣多諫太子曰雪甚如此而以重行臣必

甚病又官費將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臣
勞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德不義子也勿復言於
羣臣莫敢復諫而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
其惟惠子乎請告惠子惠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弄
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子曰昔王季康葬於楚山之尾壙
水與其墓楸之前和見文王曰嗚呼先君一歎見犀首百姓
之出官費葬期以百姓而更葬之此又王之義也
葬有日矣而雪甚難以行太子以及日之故得

於茲葬乎願太子更日光王必願少留而後去
必點首也故使雨雪甚因馳期而更日此文之事
太子曰善敬從期而擇日焉太子既立是為哀王
哀王元年與諸侯會于徐州謀相王也於是退尊父
惠王為哀王欲為中天之臺日敢諫者死許館負累
孫極而入曰臣聞大王將為中天之臺願入以力焉王曰
何也對曰臣聞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
須之七千五百里之臺七千五百里之臺甚此當

廣澤廣七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之基必欲為之
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八十餘
里乃足百餘里之積人使之軍食棄之輜常給其
外乃可以作霸王嘿然無以應之為是罷矣若耳
襄王十六年辛子襄王立哀王以田需為相甚貴
信之惠子謂田需曰子必善事左右今天物如樹
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錫一人扶之則無生焉
矣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

之難而去之易今子雅自樹易生於王而欲去子者
衆則子必危矣哀王九年相田需死而張儀犀
首薛公並在於魏楚相昭侯與不義三子謂蘇
秦卒子景湜王五十五年卒子假王立三年秦
始皇使王賁引淇溝灌大梁大梁城壞東虜
王假而徙其國也 陽陵君者魏之族也秦始皇
皇既滅魏使人謂陽陵君曰索人故以五百里
之地易陽陵五十里君其許寡人乎陽陵君

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率甚雖然受城地於先王
顛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鄢陵君乃使
唐雎至秦始皇見之謂唐雎曰秦滅韓魏
而鄢陵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
故不措意焉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
美索人者輕索人故也唐雎對曰吾非敢若此
也鄢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弗敢易
也豈直五里百哉夫不以義利而割義利者

周鄆陵君之所不取也始皇勃然作色曰公
豈曾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未嘗聞始皇
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
嘗聞布衣之士怒乎始皇曰布衣之士怒冠
徒跣頭搶地耳唐睢曰此怒庸夫所怒非士
之怒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吳王僚也
要離之刺齊王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
忌名鷹擊于殿上擊此三者皆布衣

之事懷怒未發禍烈擊天与臣將四矣若士
之流五步天下編素今日是也
劍而起進始皇色撓長跪而謝曰先生
至此東人論謝矣夫韓魏滅亡而鄢陵君
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故也
初鄢陵人編高其子仕於秦以為管字信
陵君攻之不下乃使人謂鄢陵君曰其遣編高
吾將士之使為持國慰鄢陵君曰小國不能必

使其臣使者自往請使吏通使者至縮高曰
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又攻子守人之大
笑見臣而下是背主也又教子背主非君之意
聞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陽君大怒遣大使
信陽君曰鄢陵之地也由魏也今吾攻管而
各將士之使為持國怒信陽君曰小國不能必
使其臣使者自往請使吏通使者至縮高曰
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又攻子守人之大

夫見臣而下是背主也。又教子背主，非君之意。
聞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大怒，遣大使
更之鄧陵。君曰：鄧陵之地，不由魏也。今吾攻管而
天下則秦兵不返，社稷必危。願君生束縮高而
以之。若君不致，無忌將致十萬之師，以造君城下。
鄧陵君曰：吾先君武成侯受詔，襄王守此。今
卒受秦符之憲，曰子然。又臣致君有符，
人致符，卒受秦符之憲，曰子然。又臣致君有符，

賢人也釋而弗誅居有頃豫讓又恭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
識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人識之為泣曰子之才女質
臣事襄子必近幸子乃為所顧顧不易也殘身苦形不亦難乎豫
讓曰既委臣事人而終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恤難身所以為
此事者將以取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既去頃之豫讓才
下襄子出至橋馬驚襄子曰必是豫讓也人視之果見豫讓也於是
襄子面數之曰昔者不寧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不報仇反委質
臣事之今智伯死何獨為雠深也豫讓曰臣之事范中行氏皆人遇我
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慨然歎曰泣嗟
乎豫讓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宣人之赦也足矣子其自為計
宣人不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死名存前

君已寬恩赦臣天下莫不稱君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願君得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裏子義之脫附身之衣以与之務讓拔劍三躍呼而擊之曰吾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流涕

春秋後趙語第五

孝成王十二年秦復我而圍邯鄲王使平原君如楚與合從親而請其救平原君素喜賓客食客三千人餘將行約其客有文武者廿餘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相即善武不能取卿相其茅屋之下必得安從約而遂士不外索取門下九人未有可以備仕者毛遂自讚請行平原君曰先生處勝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其鋒立見今先生三年而無所聞是先生無能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遂若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

待鋒見也平原君乃許與偕十九人皆笑之然此至楚之皆服之平原
君見楚王論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曰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遂
乃素劍潛偕而上謂平原君曰合從利害兩言決耳今日而出言曰中不決者
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
不下吾與君言汝何為者毛遂素劍而前曰王之所以遇遂者以楚
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王命懸於遂之手吾
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之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
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國之強天下不能
當白起小豎子耳寧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
戰而燒夷陵三戰而奪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
合從者為楚不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苟若先生之言謹

奉社稷以從定乎楚王曰定矣遂謂楚王左右曰取鷄狗血來遂銅盆
 盛血而跪進之謂趙王曰王當噀盟定從約次者吾君次者遂定從於
 殿上毛遂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噀此於堂下公等碌碌
 所謂國人事成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日勝不敢復相士也勝之所相多者
 千人實者數百自以為不失矣今乃於毛先生失之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
 於百萬之師一至於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勝安敢復相天下之士哉乃以毛遂
 為上客 邯鄲既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 辭謝者三終不肯
 受平原君乃置酒 酣起前以千金為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之士
 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則有取者是高賈之人仲連不忍
 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虞卿欲以存邯鄲之功為平原君
 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至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為君封有之乎平

原君曰龍然曰此甚不可王舉君而相者非君之智也能令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以君親戚故也受相印而不辭無能受割地不言無功者忽自以爲親戚故今以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地成而國人計功此甚不可君必勿聽平原君曰善虞卿乃不敢復言

初平原君家樓臨近民家樓有壁者躡蹠而行及水而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觀見大炭之明日壁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好士不遠千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色也臣生不幸有跛癘之疾而君之後宮美人臨見而笑臣之願得笑者頭平原君應之曰諾壁者遂去平原君笑曰吾觀墜子乃欲一笑之故而怒吾

美人不亡甚乎終不笑者居歲餘賓客門下稍引去過半平原
君佐之曰勝以待諸君未嘗敢失礼也而客去者何多也門下有一
人前對曰君之不然笑變者美人謂君以為愛色而賤士即去
耳於是平原君乃斬所笑人頭自造門下進壁者而謝焉賓
客聞之乃復却來

春秋後語韓語第六

孔衍撰

韓之先与周同姓自韓厥已下至康子四世為晉卿列於春秋
列侯三年肅政為嚴仲子並韓相俠累初仲子与俠累事韓侯而有隙
仲子懼誅出之遊於諸侯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人有言

聶政壯勇避仇隱於屠肆之間嚴仲往見之知其賢乃奉黃金百溢前為政母壽政驚垢其厚回謝不受仲子固進之政曰臣母老家貧客遊以為猶屠者可以旦夕得甘脆以供養親僕不敢當仲子之賜仲子屏人与政言曰臣有仇竊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者將為夫人嚴穠之費將以交足下之歡耳豈敢以有求乎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者徒以供養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仲子固請讓聶政竟不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政母乃死既葬除服政曰嗟乎政乃市井賤之人鼓刀以屠為事然嚴仲子諸侯之鄉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舉百金為老親壽我雖不受是亦深知故也夫賢者以感慨睚眦之音而親信窮僻之士

而改獨安可以嘿然而止乎且前日所以不許者以老母故也今母已終
改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
者以老親在故也今不幸親亡子所欲報仇者為誰今願聞命矣得
以從事焉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侯累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甚盛兵衛
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終莫能得就今之下幸不棄請具車騎壯士以為
之下輔翼改曰韓之與衛間不甚遠今然人之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
不可多一人不能無得失則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豈
不殆哉遂謝車騎壯士獨行至韓侯累坐相府持戟兵衛侍者甚
衆聶改直入上殿刺然侯累左右大亂改大呼所擊然者數十人因自
破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為誰韓取改尸曝於市有能知者與千金之
之莫知也改姊曰嗟乎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

韓市視之曰勇哉壯氣矜而隆是其逸賁育而高義成矣父母既
沒兄弟無在者此為我故也乃抱尸而哭曰此妾之弟軹深井里
聶政也亦自斃於政尸傍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賢乃其奸
也烈女也

春秋後魏語第七

桓子之孫曰文侯以樂羊為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之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遂攻滅中山文
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食其子之羹堵師對曰其子之
羹尚食之其誰烹而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
其心

文侯飲酒皆令諸大夫論己才能或言君之仁或言君之義
或言君之智至於任座曰君不肖之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座曰君得
中山之地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以此知君之不肖文侯不悅任座

趨出次復翟之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其臣言之直今座之言直
以此知君之賢也文侯大喜使翟黃召任座而入文侯下堂而迎之終以座
為上客 文侯以西門豹為鄴令西門豹既到鄴會其長老問民之
所疾苦長老皆言苦也為河伯取婦豹因問其故長老曰鄴三老逢掇
常歲賦餒百姓取錢得數百万用二三十万為河伯取婦与巫祝共分
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祝行視小家女見好者日當為河伯婦即將
洗沐之為治新室繒綺縈衣閑居齋戒為治齋宮於河上張緹絳
帷帳女居其中具牛酒飲食行十餘日施粉餽之嫁女牀席令女居
其上浮河中始浮可行數十里乃浸其所從來久遠民人俗語曰即不為
河伯取婦水來漂沒溺其尸人西門豹曰至其取婦之時幸來語吾之
父當往送女皆曰諾既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觀者三千人其巫祝者
老女人也年七十有餘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衣以立其後西門豹曰呼河

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其女出惟中采豹視之願謂三老至祝曰女醜如是煩大巫姬為入報河伯別更為求好者後日送之即使吏率共抱一大巫祝投河中有須西門豹曰至姬不出何久也更使弟子趨之即復取弟子一人投之河中有須曰弟子何久復使一人趨之投一弟子於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至姬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笄磬折向河伫立待之而不出西門豹願曰至姬三老久不來還今奈何久待之欲復使連掾與豪長者一人趨之皆叩頭流血惶怖失色西門豹曰且留待之須臾豹曰連掾起矣伏河伯留客待之故而皆罷去歟矣鄴吏臣大驚恐從是已去不敢復有言河伯娶婦者也

襄王欲為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負纍操楫而入曰臣聞大王將為中天臺之願加力焉王曰何也對曰臣聞天與地相去九千里今王曰而半之當立七千五百里之臺基趾當廣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

基必欲為之起兵以討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八千餘里乃足耳然材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轉輸當給其外乃可以佐襄王默然無以應之乃遂罷築矣

鄢陵君者魏之族也秦始皇既滅魏

使人謂鄢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鄢陵君五十里之地君其許寡人

乎鄢陵君辭不許鄢陵君與大王加惠易大其地甚矣雖然受地於

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也秦王不悅鄢陵君乃使唐雎入秦始皇見之

謂唐雎曰秦滅韓魏而鄢陵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

措意焉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地於君而逆寡人者輕寡人也唐雎

對曰非敢若此鄢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弗敢易也豈直五

百里地哉夫不以利害義者固鄢陵君之不取也始皇勃然作色曰公之

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聞始皇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

血千里唐雎曰大王亦聞布衣之怒乎始皇曰布衣之怒免冠徒跣頭

搶地耳。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諸專之刺吳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相俠累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布衣之士，懷怒未發，彼烈擊天，與臣將四矣。若士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使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始皇色撓，長跪而謝曰：先生何遠至此？宜入試論矣。夫韓魏滅亡，而鄢陵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故也。

春秋後楚語第八

肅王十一年，卒弟宣王立，以昭奚恤為相。諸侯畏之，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畏奚恤，然熙，寡人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曰：子无得食我。天帝令我於百獸長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言我不信我，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能无走乎？席以為必隨而後行，獸見之皆走。席不知獸之畏己而走，反以為畏狐。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万，而專任於昭奚恤，北方非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故人臣見者畏。

君威也君若不用則威已矣

魏王遺懷王美女懷王悅之夫人鄭袖

妬之而熱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悅新人其愛悅之尤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夫人知君之不以已為妬也知新人之信已也曰謂之曰王甚悅子然惡之子鼻醜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見王常掩鼻王心怪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者何也對曰不知王強問之對曰常惡王之臭是以掩鼻王怒而劓之

何異王曰

以滅其國而有

而使諸侯西面事秦於是張儀

萬地四平諸侯四通元名山大水

以倦而至梁南與楚境北與趙境東與

天下

諸侯其不可也明矣今秦之與楚接境壤之國大王誠能聽

諸使秦太子入質於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第之妾効萬

家之都以為湯沐邑長為昆弟之日終身無相功伐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

是楚王亦重出黔中地遂復與秦從親

張儀去楚之韓說宣王曰

韓地多阨厄山居五穀所生非燕而麥人之食大豆薤飯菹羹一歲不收民不藏

糟糠地方不過九百里無二年之食耕大王之卒悲不過世方而已斯後負養在

其中矣除守激亭鄣見卒不過世方而已矣今秦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虎賁

之士踰鉤耕頭貫頤奮戟者不可勝計矣乘馬之良戎馬之衆操前披後蹄間

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被甲冒曹以會戰秦人損甲益銳左挈人頭右接
生虜夫秦逐山東之卒以孟賁之與怯夫以重相堅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
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墮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
侯不料地之弱食之宜而聽後人甘之言好辭比周以相飾皆日聽吾計則可
以霸強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頃臾之巧說誑誤其主無大於此者矣大王
不事秦、下兵據宜陽斷韓之上黨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景林之苑
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黨則王之國公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
而求福計淺而惡深逞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臣願故大王計莫如為秦
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如非以韓能弱楚也其地割然也今王
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私其地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宣
王聽張儀計還報於惠王以十五邑封儀為武信君復使東說齊湣曰王天

下強國無過齊者大王父兄般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之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何也大王覽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且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與危亡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破亡之敗是荷也齊大而魯小今秦之與齊趙猶齊之與魯秦與趙戰於河漳趙臣秦卒戮十萬人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兄弟也國韓魏宜陽魏効河外今大王不事秦、馳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拍博閼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旦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潛王許

張儀去齊西說趙肅侯曰弊邑秦王使臣効過於大王卑天下以賓秦、兵不敢出山谷閼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山東弊邑恐懼攝服繕甲厲兵飭車騎習戰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攝處不敢動搖唯願大王有意督遇之今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南并漢中東苞兩國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

僻遠然而心惡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弊甲敗兵軍於電池願渡河踰漳據潘吾
會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征殺討之事故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
從者情猶秦、魏或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故反覆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
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東藩之臣齊敵漁塩之地此即
斷趙之右臂夫而求與人關失其黨而孤君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軍其一
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兵渡河於邯鄲之東一軍於成臯駭韓梁而攻河外一軍
於電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以先聞於左
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過於電池面相約而口相結請安兵無攻伐願大
王定計趙肅侯許之 張儀乃去趙北之燕說 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竄
子嘗以其姊為大王妻欲并伐約與伐王過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佐金升長其尾令
可以擊人與伐王飲 告厨人曰卽酒酣樂進熱噉及升擊之於是酒酣飲熱噉
人進升及升以擊伐王其姊磨笄以自煞故至今有磨笄山天下莫不聞矣
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明所見也且以趙王為親可乎趙興兵攻燕并圍燕而

劫大王割七城以和今趙王已入會鄆池劾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下甲雲九原馳
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忘興師以
伐今大王事秦王必喜趙不敢忘動兵是西有強秦之援南無齊楚之患縱
大王熟計之燕昭王聽儀之言報未至惠王幸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援於
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說儀曰左右賣國以取容於秦若必復用恐爲天下笑諸儀
聞之皆叛衡而後合從也武王元年羣臣曰恐惡張儀而齊又來張儀懼
誅因爲武王曰儀有過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儀曰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其
地今齊王甚增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儀願効其不肖之身魏齊必罰魏齊之
兵連於城下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齊以臨周求
九鼎祭器必出矣侯天子按圖稽此王業也武王以爲然乃與草車世乘送儀
之梁齊果興師而伐魏襄王恐儀曰勿王恐請令罷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楚借使之齊謂齊王甚增儀然今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王曰宣人伐之

何謂託儀於秦也對曰是乃所以託儀夫儀之出知王必伐之故以秦立約伐韓三川
臨周取殽器而王果伐之以成其計此非託儀而何齊王乃解兵而歸儀相魏一
年而卒張儀本魏人也始與穰秦俱學於鬼谷先生既而遊說於諸侯嘗從楚
相三辟門下咸意儀曰儀貧無行資必盜相君璧也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乃
釋之歸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儀曰汝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答在
耳儀曰足矣乃用於秦乃為人二檄告楚相曰姑吾從汝飲不盜汝璧而掠笞我
今善守汝國願將盜汝城矣由是務欲困楚終如其志 秦興師臨周不求九
鼎周顯王患之以告賴率曰大王勿憂東借救於齊

至齊謂齊宣王曰夫

秦之無道欲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如歸之大王夫存危
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置之齊大王悅發師五万人使田忌將以救周而
秦兵罷齊救求九鼎周顯王患之賴率曰大王勿憂臣請解之賴率至齊謂
齊王曰夫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

之齊王曰宜人將寄任於梁賴車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其之彈室
之下山海之上其日久矣入梁鼎必不出齊王曰宜人將寄任於楚賴車曰不可
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莘廷之中其日久矣入楚鼎必不出齊王曰宜人將
何塗之從而致之齊賴車曰弊邑固竊大為王患之鼎者非壹豐漿無
可懷挾提挈而致於齊非學烏隼鳥飛免與鼎遊欬然可止於齊也昔者周之
伐殷得九鼎一鼎九万人挽之九萬八千一百一十万人士卒師徒器械具被所以鈎者稱此
今王夫繼有其人何塗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
賴車曰不敢大國疾定所從弊邑遷鼎以待命王乃止秦令穰里疾以車百乘
入周君迎之以車甚敬楚王讓周以其重秦客也莊勝為周謂楚王曰昔者智
自欲伐仇猶遺之大鍾戟以廣車曰隨之以兵仇猶卒亡無被故桓公之伐蔡嘗言
誅楚其實繫蔡今秦者虎狼之國有吞天下之心使穰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君懼
焉以蔡仇猶弑之故使長兵居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囚實之周君豈能無愛

國我恐一旦危亡而憂楚王大悅 武王二年初以穰里疾為左丞相甘茂為右
丞相武王謂甘茂曰宜人欲客車通三川以 周室而宜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
伐韓取宜陽則可以得志矣甘茂之魏既聽命而還王迎之於息壤甘茂曰宜陽也
縣上黨宜陽積之久矣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使臣背數險行千里攻之難矣昔
曾參家貧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而熟人告其母曰曾參然人其母織自
君頃之一人告之曾參然人其母尚織自若之頃之又一人走來曰曾參然人其
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其母信之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
賢不若曾參大王之信臣又不若參之信 疑臣者
抒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

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子

山王再拜而遣之唐雎列入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
還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者寡人知魏之急也唐
雎對曰大王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臣竊以為用策之
一無任矣夫魏萬乘之國然所以西面而事秦而稱東
面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今齊楚
兵已合於魏郊而秦救不發公將賴其未急也使
而急彼且割地而約從土當奚救焉必待其急而
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勁之齊楚則王何利焉

是秦王遂發兵救魏以復完也 趙惠文王惡
煙使人來告曰為我斂煙吾請獻七十里地安釐
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斂煙曰上屋騎堽請使者曰
民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
秦人不敢東向韓魏賓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
起曰此三切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
曰主小國親大臣未附方是之時屬之子屬之我
起嘿然良久曰屬之子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

上也吳起乃自知不若田文田文既死公孫為相公
孫尚魏公主而欲害於吳起公孫之僕曰起易去耳
公孫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度廉而自喜君
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君之國小使
與強秦接壤臣竊恐吳起之無留心武侯即曰奈
何君因曰試運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無留心則
必辭以此卜之因召吳起與歸令公主怒而輕君吳
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公孫如其計為

之起果辭武侯疑之起懼得罪遂去如楚吳起
之出也至於應門望西河泣其襟曰竊觀公意
視去天下如脫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拔淚
而應之曰君誠使我卒能於秦之必可亡西河可
以至今君聽譖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地屬秦不久
矣是以泣耳 武侯十六年卒子惠王立卅年
伐趙之君告急於齊之宣王使孫臏救趙王大興
師使太子申為大將軍與龐涓俱距齊過外之

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
可得聞乎徐子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
勝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万世無
魏矣此臣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公子之
言而還太子欲還其條曰將出而還与北同罪太子
遂行与齊人戰敗馬陵為齊軍所虜龐涓死
惠王卅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公孫鞅詐我公子卬而
襲取其軍於是惠王以安邑近秦懼復為秦所襲遂

從治大梁乃卑辭厚幣以招賢者罪何溥乎既孟軻
皆來如梁王謂孟子曰齊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
上將死國以空虛若先君宗廟社稷宣人甚愧之子不
遠千里序於弊邑將何以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以言
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
下爭則利則國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
惠王卅六年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於牛目且為接
道而葬焉羣臣多諫太子曰雪甚如此而以窆行臣必

甚病又官費將不給請弛期更曰太子曰為人子而巳
勞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誼不義子其勿復言於是
羣臣莫敢復諫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見
其唯惠子乎請告惠子惠子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
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子曰昔王季應葬於楚山之尾壙
水嚙其墓棺之前和見文王曰嘻先君一欲見羣臣百姓
也乃出棺張幕朝以百姓而更葬之此文王之義也今
葬有日矣而雪甚難以行太子以及日之故得無嫌

於故葬乎顛太子更日先王必顛少留而扶社稷
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日此急文之義也
太子曰善敬弛期而擇日焉太子既立是為襄王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于徐州謀相王也於是追尊父
惠王為襄王欲為中天之臺日敢諫者死許綰負鼎系
搯捶而入日臣聞大王將為中天之臺顛加以力焉王曰
何也對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
須立七千五百里之臺七千五百里之臺基趾當

廣溲亟七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之基必欲為之
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八千餘
里乃足耳然材木之積人使之衆倉粟之輸當給其
外乃可以作襄王嘿然無以應之乃遂罷築者耳

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以田需為相甚貴
信之惠子謂田需曰子必善事左右今夫楊柳橫樹
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
矣夫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

之難而去之易今子雖自樹易生於王而欲去子者
衆則子必危矣哀王九年相田需死而張儀犀
首薛公並在於魏楚相昭侯魚不善三子謂蘇
急卒子景湍王立十五年卒子假王立三年秦
始皇使王賁引洪溝灌大梁大梁城壞虜
王假而滅其國也 陽陵君者魏之族也秦始
皇既滅魏使人謂鄢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
之地易鄢陵五十里君其許寡人乎鄢陵君

日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率甚雖然受城地於先王
顛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鄢陵君乃使
唐雎至秦始皇見之謂唐雎曰秦滅韓魏
而鄢陵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
故不措意焉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
遂寡人者輕寡人故也唐雎對曰否非敢若此
也鄢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難千里弗敢易
也豈直五里百哉夫不以義利而割義利者

固鄢陵君之不可取也始皇勃然作色曰公
亦曾聞天子之怒乎唐睢對曰未嘗聞始皇
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亦
嘗聞布衣之士怒乎始皇曰布衣之士怒竊冠
徒跣以頭搶地耳唐睢曰此怒庸夫所怒非士
之怒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侯之刺吳王僚也彗
星襲月昬政之刺韓相俠累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
慶忌倉鷹擊于殿上殿上此三字者皆布衣

之事懷怒未發裋褐烈擊天与臣將四矣若士
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
主劍而起進始皇色撓長跪而謝曰先生何
遽至此竄人論諭矣夫韓魏滅亡而鄢陵君
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故也

初鄢陵人縮高其子仕於秦以為管守信
陵君攻之不下乃使人謂鄢陵君曰其遣縮高
吾將士之使為持国慰鄢陵君曰小国不能必

使其已使者自住請使吏通使者至縮高曰
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大
嗟見臣而下是背主也父教子背急非君之喜
聞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大怒遣大使
吏之鄢陵君曰鄢陵之地久由魏也今吾攻管而
不下則秦兵不返社稷必危顛君生東縮高而
以之若君不致无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君城下
鄢陵君曰吾先君武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也

卒受奉符之憲曰子熟父臣熟君有心不
國隹人改年戒亡子不導与焉今宿焉

六十六